

思益堂集

思益堂日札卷五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古典誤用相承

事有古人誤用後人承用之不覺者後漢周舉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死至其亡月言神靈不樂舉火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禁煙老弱不堪多死者舉爲并州刺史弔書置介子廟使遂溫食是寒食在仲冬後世乃移至仲春清明前三日唐宋以來皆入詩新序宋玉對楚王有云陽陵采薇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角雖以流徵和者不過數人曲彌高和彌寡云云是曲高和寡爲引商刻角流徵之音矣而後漢黃瓊傳云陽春之曲和者必寡後人遂專主陽春白雪爲曲高三國魏志注許汜曰陳元龍自臥大牀臥客於小牀劉元德曰如我願臥

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則臥百尺樓者昭烈也而東坡詩  
曰恨無揚子一區宅願臥元龍百尺樓京魏公鐘詞云休  
臥元龍百尺樓則以百尺樓語屬之元龍後來更無論矣

落霞孤鶩

王子安落霞孤鶩句不獨藍本開府落花芝蓋也宋書謝  
靈運傳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良吏傳冰心  
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隱逸傳榮華與饑寒俱落  
巖澤與琴書共遠蓋當時習調不足爲異但視其工警否  
耳

追贈陳歐陽兩太學詞

四朝聞見錄載追贈陳東歐陽澈詞其略曰古之人願爲  
良臣不願爲忠臣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爲忠臣  
乎雖然爾不失爲忠臣而天下後世願謂朕何如主也八

年於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  
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此王公  
竹西行詞脫盡宋人制詞習氣

魏默深遺文

邵陽魏默深同年源曾函寄古文三首俱未經刊行者恐  
久或湮沒失傳亟錄於此其書明史藁一云嘗聞楊椿之  
言曰明史成于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  
于表志而萬厯以後各傳又長于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  
玉李自成傳原稿皆二巨冊刪述融汰結構宏肅遠在宋  
元諸史上以上楊氏原文是則是矣然宋史以來人人立傳之弊  
仍不能革卽如太祖功臣十八侯人各一傳或同一事而  
旣見于此復見于彼使以此例施之史記漢書則列傳當  
多數倍平雲南事止宜見于沐英傳其從征諸將附于沐

英傳後足矣平夏平朔漠以李文忠藍玉爲主其從征諸將附二人傳末足矣至於外國傳止宜擇其二三島夷之大者立傳其餘止附見國名彙書本傳之後乃島不過數十里人不過數百家漁村蠶戶動列蕃國何與共球僅據三寶太監下西洋歸奏鋪張之詞毫無翦擇至於食貨兵政諸志隨文鈔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且列傳雖詳而于明末諸臣尙多疏略卽黃得功李定國二人予所見野史述其戰功事迹數倍本傳此略所不當略與前之詳所不當詳均失之焉書明史彙二云嘗讀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康熙中王鴻緒揆敘輩黨於廉親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彙於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於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蓋心所陰蓄不覺流於筆端從古僉王不可脩

史王司徒言未可非也又聞安化陶文毅公之言曰王鴻緒史藁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輒多否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奸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爲平反善哉二公之言或謂明史藁出萬季野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史藁於王之案列傳後附采夏允彝幸存錄數百言以折衷東林魏黨之曲直夫幸存錄黃南雷詆爲不幸存錄又作汰存錄以駁之故其前錄則巢氏序謂出夏公身後冒託其名後錄稱夏清古撰全謝山駁其中先人備位小宰一語其時小宰乃呂大器而清古父允彝僅官考功豈有子誣其父之理清古十五從戎十七授命孝烈貫金石視匪黨如糞壤豈有堪挂其齒之理蓋馬阮邪黨所僞撰而竄允彝父子之名以求信於世其書專以扶邪抑正爲

事雖以孫承宗熊廷弼之功業忠烈皆曲加污蔑一則曰聞其不能無欲一則曰惟知善罵以避封疆之責而於邪黨楊維垣張捷馬阮皆曲爲解脫乃南雷所深惡豈有李野爲南雷高弟反采錄其言以入正史其爲王鴻緒增竄無疑且明太祖平張士誠惡蘇民爲士誠守城不下命蘇松田畝悉照私租起賦凡淮張文武親戚及後日籍沒富民之田悉爲官田建文二年降詔減免每畝只輸一斗可謂幹蠱之仁政乃成祖篡立仍復洪武舊額至今流毒數百年未已此事建文是永樂非比戶皆知今史藁只載成祖殺齊秦黃子澄方孝孺夷其族執鐵鉉於山東至京殺之其餘屠戮忠臣數百人株連夷滅親戚十餘家妻女發象奴及教坊爲倡皆諱不書卽蘇松浮糧復額殃民之政亦爲之諱考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水田每畝租六升至

洪武中而蘇田十六分僅一分爲民田餘十五分皆官田所以蘇松浮糧至三百七十餘萬宣德中况鍾爲知府正統間周忱爲巡撫先後奏減十分之三尙存一百七十萬而歲歲逋負不能足額萬厯中始有歲納至八分之令我朝康熙雍正又豁免其半改折其半始定今額鴻緒身爲吳人豈有不知而曲筆深諱若非禮親王誅心之論烏能洞史臣之肺腑哉鴻緒身後其子孫鏤板進呈以板心雕橫雲山人史檠遂礙頒發攘善而不遂其攘盜名而適阻其名豈非天哉又云幸存錄處處以東林與攻東林者對勘夫攻東林者何人何以毫無稱謂蓋去攻東林者四字則必稱閹黨將如何下筆故爲此蒙頭蓋面掩耳盜鈴之計不言何人可謂心勞日拙欲蓋彌彰矣其先謂馬士英是小人中君子阮大鍼是小人中小人其後又謂某某



等不如阮大鍼尚有俠爽之氣可與言大誼明出馬阮餘黨于國亡之後尙懷餘毒含沙陰射不得不嫁名於忠烈之夏允彝父子嗚呼麟豸而爲桀犬之吠乎其書趙校水經注後云近世趙一清水經注爲戴氏所剽而其徒金壇段氏反覆力辯爲趙之剿戴謂趙氏成書在前刊書在其身後凡分經分注之例趙氏未嘗一言至戴氏始發明之及聚珍板官爲刊行而後人校刊趙書或采取戴說故二書經文無異是不以爲戴氏之剿趙而反以爲趙氏之剿戴且怪梁耀北昆仲刊趙書時何不名著其參取戴校之故謂以攘美成疑案其說呶呶千餘言註誤後學靡所折衷請詳闢其妄以正欺世盜名之罪考趙氏書未刊以前先收入 四庫全書今 四庫書分貯在揚州文匯閣金山文宗閣者與刊本無二是戴氏在 四庫館時先覩預

竊之明證其後聚珍官板刻行又在其後若謂趙氏後人刊本采取于戴則當與四庫著錄之本判然不符而後可豈四庫書亦爲趙氏後人所追改乎其妄一也若謂趙氏序例中未言經文不重舉某水注必重舉某水之例則不知趙本第二卷河水篇下首言之矣江水又東逕永安宮下爲注之混經則附錄中歐陽元水經序又言之矣皆戴氏所本何謂趙氏不言妄二也且趙一清與全氏祖望同時治水經全氏水經未刊予曾見其鈔本凡例一卷于經注分晰尤詳凡戴氏所舉三例皆在其中故趙書不復重述凡例豈若戴氏攘人所纂故于趙書首闢其注中有疏之說謂同于豐坊之僞本及戴氏所校水經則又于第一卷河水篇爾雅河出崑崙墟下引物理論十六字爲注中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山海經下引括地圖十三

字亦同此例其餘不一而足是則注中小注之說戴氏既竊之而又斥之盜憎主人不顧矛盾壹至是乎妄三也此外戴氏臆改經注字句輒稱永樂大典本而大典現貯翰林院源曾從友人親往翻校卽係明朱謀瑋等所見之本不過多一鄺序其餘刪改字句皆係戴之僞託于大典而大典實無其事且恃祕閣官書海內無從窺見可憑城社售其臆欺妄四也至趙氏畿輔水利書百六十卷爲戴氏就館方制府時刪成八十卷則段氏亦不能曲諱謂戴就方敏恪制府館半載何能成此鉅帙知其必有底稿非出戴一人之手試問戴氏水利書旣據趙爲藍本何以凡例中又不一字及于原書深沒其文若同冊造是戴氏之于趙一竊再竊不僅月攘宜其書至嘉慶中又爲吳江通判王履泰所竊刪改爲畿輔安瀾志進呈被 賞可爲郭象

之報安五也戴爲婺源江永門人凡六書三禮九數之學無一不受諸江氏有同門方晞所作羣經補義序稱曰同門戴震可證及戴名旣盛凡已書中稱引師說但稱爲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稱師說亦不稱先生其背師盜名合逢蒙齊豹爲一人則攘他氏之書猶其罪之小者也平日譚心性詆程朱無非一念爭名所熾其學術心術均與毛大可相符江氏亦不願有此弟子也

龔定盦先生論私文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許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羸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疇零華離爲附庸間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

朕聞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  
咨嗟於在朝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  
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  
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  
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  
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  
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婦貞婦何以不  
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  
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予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  
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祚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  
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  
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

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瞻肖漢袁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狸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闥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賴顧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讌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縱獻豳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

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覲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覲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右龔定齋年文文續集論私一篇也文雖不甚純正而橫恣透快足以褫鬼魅之魄而警訐激之奸備錄之夫訐以爲直古來如此頗多而近世更積習相沿沾沾自喜不勝引述偶記宋稗類鈔有一條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屬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

火焚之而去此事出自婦人尤不易得凡朋友之負義者  
狗彘不食其餘矣

萬季野語

勿讀無用之書勿作無用之文萬季野誠方靈皋語昔程  
子謂泛覽爲玩物喪志黃山谷好作豔詞法秀禪師謂其  
恐墮惡業非止於無用矣必如西山之大學衍義正己匡  
君文山之讀聖賢書成仁取義方可謂之讀書孔璋一櫟  
櫟未死之奸魄奉天一詔收既散之人心方可謂之作文  
若李諤之所彈隋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自魏之三祖  
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  
下之從上有司影響競逐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  
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  
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願亭  
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握土願亭  
林之所論顧氏生員論曰今以書坊所刻制義謂之時文  
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  
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  
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其書其文



又皆今世之所謂有用者矣豈不慎歟

書淵明先生集後

佞佛者愚闢佛者迂自來大家詩文集中尋僧游寺偶然寄興借作點綴亦正無妨雖以昌黎公之上表闢佛大聲疾呼而報大顛書游山寺詩猶存集中也獨有陶彭澤爲遠公招入蓮社終不肯留集中無一字涉及二氏無一語提及野寺山僧亦不努目攢眉詆及釋教心中無筆下亦無峻節清風獨有千古嗚呼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實乎先生其不可及也已

精廬

文選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太宰碑表云故精廬安啟必窮鐫勒之盛李善注引東觀漢記王阜欲出精廬事五臣本削之注云精廬寺觀也予案後漢書姜肱傳注精廬講

讀之舍王伯厚先生困學紀聞說此條謂五臣謂寺觀爲  
謬第考古講讀之舍亦未聞立碑之事若如漢開母廟石  
闕銘李堂山石室畫象題字宛令李孟初神祠碑李翕邨  
閣頌武梁祠堂畫象題字武氏左右室畫象題字前石室  
及石室祥瑞圖題字表所云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皆  
是此類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是晉以  
前道士亦置精舍則所謂精廬者必祠廟非學舍唐韋應  
物詩云吳興老釋子野雪改精廬蓋自唐以後專以精廬  
屬之寺觀也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一卷凡二十一篇黃梨洲

宗義

所著其自序

有云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隱然以經世自  
任當時顧亭林諸老皆推稱之其實此書鑒於明末之稗

政而發不盡可行於後世如論原法則謂當復設丞相謂入閣辦事職在批荅猶開府之書記其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論學校則寬取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其法亦煩重難行論建都則謂都燕爲害而宜都金陵此尤昧於形勢者論方鎮則謂封建難行方鎮宜復其中有云今各邊有總督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經略事權不一能者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諉枝梧旦夕之間掩飾章奏之上其未至潰決者直須時耳數語頗中近世情弊顧因此遂謂方鎮宜復則謬矣論田制則欲復井田論兵制則謂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天下爲兵之養當取之於戶論胥吏則謂宜復差役用士人皆不脫經生家習氣於事勢無當也其末篇謂奄官之害譬之於毒藥猛獸此則當日目

怵心傷故言之悚切如此論理財謂宜廢金銀行錢鈔中有云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怯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此條子頗取之黃氏之傳讀此書謂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得已而應之耳豈有艱貞蒙難之身而存一待之見於胸中者則麥秀之恫荒矣全謝山以此言爲南雷忠臣予謂此待字從待聘待賈竊取來雖微失檢不足爲其大節疚也程魚門晉芳正學論曰梨洲於出處進退大端言之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爲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此則迂生習見不宜出於學人之口烏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能通權達變者乎

孫履齋示兒編

孫氏云世傳北狄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卽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閨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闕伏惟尙享仁皇深喜其敏速錢竹汀云大年卒於天禧四年其時仁宗尙未卽位也章獻太后之崩則大年死已久矣其文亦輕豔不可施於母后予又案孫氏論大禹謨五行一條云取五行之相剋者言之剋下爲財故也剋下爲財此俗傳祿命書中語豈可引以詁經錢氏所謂委巷無稽之談見笑大方者也他如釋竊比於我老彭以老彭爲老子彭讀若旁訓爲側翟氏論語義已駁之又論六書內謂余與余近不知余爲俗字余字自有奢音耗耗本一字而云耗近耗此皆通人之蔽又引紀元有神電二字盧抱經云未詳予徧檢

各書卽偏霸僭偽紀元亦無此二字殆一時偶誤耳

梁孝元箸書

梁孝元箸周易義疏十卷見本紀金樓子作三十卷禮記私記五十卷禮記私記五十卷未成注前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惜其書不傳此外箸述各種尙有四百八十二卷古帝王箸作之富未有過之者矣

考證有誤

紀文達所校書爲世所推姚姬傳先生極誡之然實亦有疏略處如史記卷三殷本紀大最樂于沙邱考證云聚譌最引通鑑前編改正案裴駟集解引徐廣曰最一本作聚是在晉時本作最但有一本作聚不得竟謂之譌矣通鑑爲宋人之書而可以上正晉唐之失哉又引疑獄集爲和嶠著云嶠爲和凝之子本末無可考案疑獄集爲凝所著

矇上之非矇著也今集內有岳忠武及錢若水事相距一二百年世次全不相及其非原書可知又宋史矇自有傳爲凝第三子其表上凝疑獄集亦有年代乃云本末無可考何也

書思適齋百宋一廬賦後

千里自述所校宋本書以前後漢書爲第一不知其最可笑者卽此書賦注中極稱劉元起後漢書而斥劉之問前漢書予案此卽宋慶元本前後書皆劉氏一人所槩劉名之問號元起卷首署檢有建安劉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十二字願迺析名與號爲兩人又譌之問爲之問必是未見此書大言欺世監本之問譌作之同則或誤在鈔胥未可知也慶元本刻最佳字亦大予有此書後歸於袁淑六同年 芳瑛 聞此書今尙存其家

唐韻正

唐韻正流字下引急就篇縛束脫漏亡命流脫載攻擊劫奪檻車膠七字

雞肋編

雞肋編宋莊季裕所撰提要稱其學同頗有淵源多識軼聞舊事至謂其記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爲主案季裕錄此書不過記其格式並責其初渝盟失信以啟敵釁其中卷第一條記靖康初皇弟肅王使敵爲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之而議和既定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又引李易安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並南游尙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之句皆含隱恨似非專主和議者

風和



雞肋編云潁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菜門因更修其鐵樞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案風和紀元與示兒篇所載神電二字均無可考

觸趨同韻

西京賦百獸凌遽駢罷奔觸喪精亡魄失歸妄趨毛西河因引觸字作平聲與趨叶不知趨音促與觸叶也

讐校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讐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讐案今人校書皆一入校其上下據此讐書若今之對讀矣俗誤以校讐爲一事失考

岳忠武硯

岳忠武侯硯有二其一見鄒章周紀事錄云同人李生爲

予言順治九年曹永國

志建

舊部餘卒自粵下衡陽道臨

武屯於城東及去後民於屯所競拾金甌瓶罌之遺有童子後至見一磨稜硯背微有礪刀痕拾歸李君易以百錢滌視之乃知爲岳侯忠武硯也闊約五寸長七寸高三寸色如猪肝堅而瑩澤邊痕悉剝落面有池池上正中一血鵬眼琢爲日象墨香厚積濯之不可去底下微琢空容一指許至池背則稍平實未琢也硯之邊右鐫四篆曰丹心貫日左鐫五篆曰湯陰鵬舉識右側旁楷書鐫曰岳少保硯向供宸御今蒙上賜臣達此古忠臣手玩也臣何能堪謹矢竭忠貞無辱此硯洪武二年正月朔日臣徐達謹記其一見梁紹壬兩般秋雨菴隨筆云硯色紫體方而長背鐫持堅守白不溜不涅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

武端州石硯向爲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  
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  
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眞書文草書皆道古鳴  
呼三公者後先死南宋毅然克踐所言矣復有小方印曰  
宋氏珍藏朱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  
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宋牧仲犖居也另一行云雍正  
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夏常王澍拜觀予案此二硯一供  
明祖宸御轉賜中山一流傳於疊山文山兩公之手豈神  
物自知擇主歟抑忠貞之氣託物相感也

楊黃號異

楊廉夫晚號江山風月福人見廉夫集黃子久自號大癡  
哥見書畫譜

古人姓名截用合用

自左傳祝鮀稱載書晉重耳曰晉重後儒遂多緣此例將  
古人姓名割裂入詩文中如揚雄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  
賦子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揚雄賦迺命票衡票言  
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天問萍號起雨萍謂雨師萍騎也皇  
甫謚釋勸榮期以三樂感尼父謂榮啟期又鄭真躬耕以  
致譽謂鄭子真張平子東京賦呼韓來享謂呼韓邪穆子  
容重立太公廟碑虛忌置碑僻據山阜謂虛無忌也潘岳  
馬汧督誅齊萬境闕謂齊萬年抱朴子秦西以過厚見親  
謂秦西巴蜀志秦宓傳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  
歸之文謂嚴君平晉書孫惠傳竊慕墨翟申包之教謂申  
包胥王濬傳世祖旌賢建葛亮之嗣謂諸葛亮王羲之傳  
師宜懸帳之奇謂師宜官文選引陸機辨亡論丁奉離裴  
以武毅稱晉書作鍾離裴祖瑩爲元顥與魏莊帝書朱榮

爲福於卿是禍謂爾朱榮南史宋奚顯度領人功勳加捶撻民間謠之云身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云勿回顧忖奚度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徐摛庾吾羌恒日夕謂庾肩吾庾信銘年銷張辟謂張辟疆韋嗣立授黃門侍郎制芝蘭并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驥并驅有劉山之昆季謂謝安石劉公山也劉知幾史通雜說篇馬卿自敘謂司馬長卿李商隱爲舉人上蕭侍郎啟毛傷榮彈鱗損任鉤榮南齊垣榮祖善彈也李邕東林寺碑殷堪握衣而每談謂殷仲堪王勃滕王閣序用楊得意作楊意陸贄奏裴延齡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言少正卯也朝野僉載論鄭綱前託俊臣後附張易謂張易之褚載賤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謂曹不興冊府元龜僭僞部矜大天福四年詔鄭弼拜詣闕廷林恩別陳訴狀謂鄭元弼老學葺筆記呂

惠卿自誦其表云面折馬光於經筵廷辨韓琦之奏疏謂  
司馬光朱君山墓誌魚山本誌門豹遺風謂西門豹費鳳  
別碑司馬墓蘭相南宮復白圭謂蘭相如其見於詩者庾  
信詩惟有邱明恥無復榮期樂謂榮啟期又始知千載內  
無復有申包謂申包胥又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謂南  
宮敬叔陸厥詩如姬臥寢內班婕妤坐同車謂班婕妤好劉孝  
綽詩幸非使君問莫作秦羅辭謂秦羅敷潘岳關中詩紛  
紜齊萬亦孔之醜卽齊萬年李商隱詩玉桃偷得憐方朔  
謂東方朔又梓潼不見馬相如謂司馬相如又曾不問潘  
安又潘仁豈是才皆謂潘安仁又從事人人庾杲蓮謂庾  
杲之楊巨源詩不同蘧玉學知非謂蘧伯玉盧照鄰詩孫  
賓遙見待謂孫賓石杜甫詩顧愷丹青重謂顧愷之又劉  
牢出外甥謂劉牢之白居易詩君看齊鼎中焦爛者酈其

謂酈食其又宏恭陷蕭望謂蕭望之又張謹哀聞人日哭  
謂張公謹又天教榮啟樂人恕接輿狂亦謂榮啟期又憑  
君一詠問周師謂周師老朱澤嘲人詩何如郭素擬王軒  
謂郭凝素王遠軒其名姓合用者賈誼新書稱曹參周勃  
爲曹勃淮南子稱杞殖華還爲殖華漢斥彭長碑稱高柴  
顧考叔爲柴穎顏氏家訓引蒼頡篇云豨黔韓覆謂陳豨  
韓信漢書徐樂傳名何必夏子注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  
杜周傳覽宗宣之饗國注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  
也

竊襲前人書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納蘭性德撰性德本名成  
德字容若滿洲進士此書方望溪集謂本陸元輔撰徐健  
菴刻經解時改題性德名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

撰此書朱竹垞有序謂嘉興徐善字敬可所輯

語忌

元延祐元年十一月擬出進賀表文觸忌諱者極盡歸化  
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沒泯滅凶禍傾頽毀偃  
什壞破晦刑傷孤墜隳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  
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廢殺絕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戾空  
陷厄艱忽除掃損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槁出祭奠  
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敝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  
板蕩荒古迪師剝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剋反逆害戕殘偏  
枯眇靈幽沈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  
恤罪辜愆土別逝泉陵凡一百六十七字著爲令至三年  
八月始弛其禁今時翰林恭擬進呈文字及殿廷考  
試禁避亦嚴但不明著條律卽擾惑顛匪醉酒酣笑魂魄



夢嚙墳墓等字俱入禁格他可類悟學子不可不知案王伯厚辭學指南內語忌一條云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調用負黼展憑玉几岑象求云非所當用以祝壽劉嗣明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爲嫌旣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之陳述古草明堂敕文用奉祠紫宮語犯俗嫌陳去非草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者以爲事涉人君陳自明草右相制用昆命元龜倪正父謂人臣不當用乞貼麻又腦詞用故國之有世臣雖有孟子出處後來引用多以爲不祥事宜曰天生賢佐國有世臣便無瑕疵矣詞臣草貴妃制用釐降二字敎胄制用聖之清聖之和皆犯公論基北海草吳玠制云陸海神皋旣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辛炳奏玠方屏翰四川乃云旣失秦川之利

乞改正勿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遂改秦川爲秦中德壽宮慶典吳挺之客草賀表有揚命二字蘇熙之曰導揚末命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洪景盧紹興中作謝歷日表一聯云神祇祖考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徵乾道中外郡采取用之洪曰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張文潛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謂表用我字太無禮洪景盧草葉顒制曰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當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楊文公於契丹答書用鄰壤交懽不免以字嫌又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作表云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開禧用兵詔諭天下首聯云匹夫無不報之仇何其陋也劉炳草嘉王制用烝烝孝友之風言者謂烝烝之語何自而出

始誦書者皆能知之命辭立意如是可乎汪彥章草赦書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議者謂并道君數之不應曰祖宗信乎作文之難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以爲哉與災同制治於未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爲危亂凶悔皆當避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四年鮑耀卿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其工不敢取時忌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忌今悉絀之宜禁止詔可馬氏貴與曰紹聖崇觀而後羣憊用事醜正益甚遂立元祐學術之禁又令郡縣置自訟齋以拘誹謗時政之人士子志於進取故過有拘忌蓋言休兵

節用則恐類元祐之學言災凶危亂則恐涉誹謗之語所謂轉喉觸諱者也則惟有逢迎諂佞而已

文獻通考卷四十六

明初文字忌避更重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爲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璽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耆爲本縣作正旦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

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屢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間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嘗爲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武帝乃自爲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親戚親親

古稱親戚指父母兄弟言錢氏曉徵史記考異詳引之王氏伯申經義述聞加證其說予案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親戚謂武帝與太子此條錢王兩家俱漏引後世借呼姻婭爲親戚亦有作親親者詩戚戚兄弟正義云戚戚猶親親也世說賢媛篇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宋書王鎮惡傳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孝義蔣恭傳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皆是

### 三字齋館名

史記有益延壽三字館名法苑珠林有獅子吼三字寺名金剛經有給孤獨三字園名東坡有德有鄰三字堂名思無邪三字齋名晁无咎有歸去來三字園名陸放翁有心太平室

大行山本音

近時制義中大行不加等句禁用以大行二字故避也案  
宋崔伯易公度作感山賦歐陽永叔以示韓魏公魏公上  
之英宗宣付史館感山賦原名大行以大行近時忌故改  
則宋時已禁此二字案山海經淮南子俱作五行山列子  
作大形山則當如本音不得讀作秦杭兩字也王伯厚辭  
學指南云如大行陟遐之類是時忌多改大行作盛行

羅紉

王新城分甘餘話云秦羅敷二字敷或作紉李西臺書小  
詞亦作羅紉嬾眞子引漢昌邑王賀妾名羅紉乃嚴延年  
女孫然不言敷紉二字何以通用予案漢書嚴延年字長  
孫女羅紉前爲故王妻嬾眞誤將孫女二字連讀妻又誤  
作妾紉字集韻音敷并無紉字之說想係李詞譌筆嬾眞

誤注新城又未詳考耳

漢同時有兩嚴延年一字次公係劾霍光擅行廢立者一字長孫卽羅緝之父故班氏書字以別之

水火取象

生火之法空其中則易然貯水之法滿其器則可久此亦見中虛中滿之取象

牛肉兩厄詩人

杜工部在耒陽飲白酒啖牛肉一夕而卒賈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於傳署今墓在普州之岳陽是唐時詩人兩遭牛肉之害也

不宣不備

五代劉岳書儀以不宣不備分輕重其實不然楊修答臨淄王書末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以兩字合言猶辭不周



悉之意足知無所低昂也又有用不一不悉不盡不餽者者俱隨意無所別餽盡也近世忌諱較甚卽不餽二字亦不用以與賜同音也若古尺牘中所用死罪二字尤不敢形簡畢矣

影妻椅妾

林逋仙妻梅子鶴事人所共知他如米襄陽飯白雲爲子茶甘露有兄或問露兄何出曰無他只是甘露哥哥耳顚氣可掬至有詠影妻椅妾者云以影爲妻以椅爲妾尤爲匪夷所思

王文成槿筆

明王文成謫龍場削槿枝以代筆載黔記用樹枝作筆畫狀外僅有此事

陽九百六

太乙肘後經曰凡四百五十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而一百六陽九爲陽數之窮百六爲陰數之窮皆所謂厄候也三代前羿浞逢第七陽九舜禹逢第七百六以下由年數推之可得然亦有值其時而不當厄者豈元會運世之說亦有不悉然歟

思益堂日札卷六

長沙 周壽昌 自荃

蓮草花 紙錢

隋王叔迎神歌云蓮草頭花柳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引  
領望江遙滴淚白蘋風起水生紋今婦女以蓮草紫花插  
頭上實始於此又紙錢一名寓錢或云始於唐時王璵至  
五代周世宗時更盛有泉臺上寶冥遊亞寶之稱今案王  
叔送神歌云根根山響答琵琶酒溼青莎肉飼鴉樹葉無  
聲神去後紙錢飛出木棉花是隋時已有紙錢不始於唐  
也

開頭

江中開船第一次謂之開頭杜詩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柁  
開頭自有神

杜詩臨邊王相國兩語

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仇滄柱云稍喜有二意諸鎮不知屯種而縉獨舉行之是爲稍喜縉素黨附元載此事在所節取亦爲稍喜也予取其前說爲是蓋唐時莫善於府兵之制有事則聚爲兵無事則散爲農猶有寓兵於農之意至元宗時已盡改其初法公深望當時諸將能復祖制王縉此舉雖未必卽同府兵而銷甲事農猶差強人意故云稍喜也此與上軍儲句相承

詩有寄託

唐郭代公詠井云鑿處若教當要路爲君常濟往來人是濟世手段宋人詩云當路莫栽荆棘草他年免挂子孫衣是度世心腸

紇梯紇榻

唐崔涯嘲妓詩云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篳篥麻接紇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紇梯紇榻今吾鄉尙有此語作紇裏紇搭

飲中八仙不同

杜詩飲中八仙賀知章汝陽王璣左相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而范傳正李白新墓碑又有裴周南不在工部所詠之數

羅虬惡詩

羅虬與隱鄴唐末俱以詩名稱三羅虬廣明中爲李孝恭從事籍中有善歌者杜紅兒虬令之歌贈以綵孝恭以紅兒爲副戎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紅兒旣而追其冤作比紅兒詩百首虬拂孝恭意擅殺歌妓副戎何人亦絕不與校當時眞無所謂政刑矣其比紅兒詩第一首有云馬嵬

好笑當時事虛賺明皇幸蜀中此後如號國夫人玉環詩  
中屢見廣明爲僖宗年號時雖遭黃巢之亂玉步未改虬  
用宮闈事比歌者固由文字之禁寬而虬之凶狠無禮亦  
可概見迺以惡詩著名千古豈非詩中孽海

古人多病而壽

白香山十八歲病中詩云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  
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香山壽至七十五程伊川先生謂  
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  
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此崇甯三年語迨大觀元年  
卒壽亦七十五又陸放翁詩羸疾止復作已過秋暮時但  
當名百藥何止謁三醫又云病侵強健日又留病歷災年  
又病無詩一字又老病頻辭客又多病更知身是贅其言  
病最多而卒年乃壽至八十五觀三公事知少病體癯壯

年不加腴削益之調衛仍不損其年也

本朝事入詩

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號虎

李甘詩

河隍非內地安史有遺塵

史將

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

河

可憐貞觀太

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

過魏文貞公宅

黯戛可汗修職貢文思天

子復河隍

奉和白相公

直是超然五湖客未知終始郭汾陽

夢雲

澤

此皆杜牧之集中句也唐人用本朝事入詩無過於牧

之者至宋人尤多大家如蘇黃亦不免若南宋劉改之輩

幾於十首九見殆不勝舉

夢雨

義山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注家以陽臺

夢雨事實之心疑若是陽臺夢雨何得云一春常飄後閨

漳南詩話

金王若虛從之著

云蕭閑

金蔡松年伯堅官丞相善詞

云風頭夢雨

吹無迹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老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灑豈亦如雷溪之說乎得此始豁然

### 戲車

劉隨州詩賈生王佐才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房重位予案綰以戲車推爲郎戲車是郎官屬戲卽麾非游戲之戲也劉旣誤用而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尤失考若東方朔傳內之設戲車則戲弄之車與綰傳異又戲車之設在武帝時綰事文帝時尙未有也

### 唐詩人專門

唐孟東野

郊

詩集皆古體無近體鄭都官

谷

雲臺編詩集



皆近體無古詩可知古人此事專精不工者遂不爲不似  
今人可一體不工不容一體不備

沿江祀吳將

吾楚湘漢間沿江一帶多祀三國時吳將丁奉甘甯陸遜  
諸神並傳有神鴛送客之異案劉夢得自江陵沿江道中  
詩有云行到南朝爭戰地古來名將盡爲神注陸遜甘甯  
皆有祠宇蓋自唐時已然

吳讓皇詩

江南餘載云讓皇在秦州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  
年前夢一場吳苑宮闌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煙凝遠  
岫愁千疊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  
細思量五國故事以後四句爲一首惟遠岫作楚岫千疊  
作千點回首作端坐江表志以前四句爲一首惟二十年

前作三十年來兩書俱云讓皇作與江南餘載同獨吳任臣氏十國春秋注引馬令南唐書謂此詩爲後主李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而作前四句與江表志同後四句煙凝作雲籠千疊作千片雨滴孤舟作雨打歸舟回首作間坐又於楚定王景遷傳云景遷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有兄弟四人三百口之句謂元宗景遂景達景邊也景遷不與焉蓋後主兄弟八人及歸宋時尙存其六自不得以兄弟四人屬後主不知後主賦詩自慨卽感懷先緒亦不應於先君叔伯斥言爲兄弟四人且去國遠降於歸舟二字亦復不切考讓皇兄弟六人烈祖高祖皆卽尊先逝其在位時有臨川王濛新安王潯德化王澈正屬兄弟四人雖禪代之際濛已前死而因國難遇害讓皇未嘗不隱痛於心則就兄弟四人之句推之屬讓皇作無疑且於情事亦

較合也讓皇殂年二十八歲詩第二句宜從江南餘載作  
二十年前爲合歸舟亦宜仍作孤舟

### 木客

蘇玉局云山中木客解吟詩案木客形如小兒明末鄺湛  
若<sup>露</sup>在恭城時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  
於人好爲近體詩自云秦時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嘗  
見其賦細雨云劍閣鈴逾動長門鐙更深又云何處殘春  
夜和花落故宮鄭所箸赤雅中自述所見如此但木客既  
生秦時何知有律詩山中無書又何知劍閣長門後來諸  
典故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  
明月亦傳爲木客所作則在玉局前

### 詩兩存

古人重改陽城驛吾輩欣聞石介名風味可人終骨鯁尊

前眞見魯諸生長安官酒甜如蜜風月雖佳嬾舉觴時送  
盤蔬還會否與公新鬪釀端方劍南集中詩也後閩宋朱  
翌瀟山集亦載此二絕但題止石芥兩字與陸微異又身  
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說蔡中郎絕句一首載劍南集今  
劉後村詩集中亦載之

重九詩

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繞未開花百年將半仕三已五  
畝就荒天一涯豈有白衣來剝啄一從烏帽自欹斜眞成  
獨坐空搔首門柳蕭蕭噪暮鴉此唐高常侍重九詩也近  
日選宋詩者復作程俱詩且於末聯引程自注云高適九  
日詩縱使登高祇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爲眞成句左證  
且玩百年句似宋人排調非唐詩又案高達夫五十後始  
稱詩其仕亦晚年始達三已之句亦不相合決非高詩無

疑

鄱官神

鄱官神不知何神吾鄉漁船多祀之每於元夕簫鼓祀神  
江西漁舟亦然或作番官記見放翁詩中案唐李夢符漁  
父詞有云漁弟漁兄春到來婆官賽卻坐江隈柳榆杓子  
痛杯酒爛煮鱸魚滿盎堆則又作婆官也又後漢書曹娥  
傳記婆婆神殆亦卽婆官之類

誣鱖古賢

後人慣造事實誣鱖古賢不但碧雲駮也如范文正公懷  
慶朔堂詩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如今憶  
著成離恨祇託春風管領來姚寬西溪叢語便云公守鄱  
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云到京以綿臙脂寄  
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

好顏色至今墨蹟在鄱陽士大夫家後考舊饒志有繼公  
守饒者和四詩陳希亮云弱柳奇花遞間栽紅芳綠翠對  
時開主人當日孤眞賞魂夢還應到此來魏兼云使君去  
後堪思處慶朔堂前獨到來桃李無言爭不怨滿園紅白  
爲誰開畢京云花木還依舊逕栽春園不惜爲誰開幾多  
民俗熙熙樂似到老耑台上來曹經云池館名公舊日栽  
幾番零落又春開誰人解識紅芳意猶有多情五馬來讀  
此可釋然於公爲慶朔堂之花木詠非喜樂籍也而西溪  
所云寄臙脂及小詩墨蹟皆調語造誣不辨自明矣趙子  
固孟堅爲賈似道幕官卒於宋度宗寶慶二年元姚桐壽  
樂郊私語云子昂入元後爲學士過子固家子固惟問弁  
山笠澤佳否及子昂去以水濯其坐具不覈時代設此詆  
謔後來以爲子昂口實甚有入之詩歌者此與姚西溪語

將毋同

金末詩紀糶政

金趙宜之元有鄰婦哭詩云鄰婦哭哭聲苦一家十口今  
存五我親問之亡者誰兒郎被殺夫遭擄鄰婦哭哭聲哀  
兒郎未埋夫未回燒殘破屋不暇葺田疇失鋤多草萊鄰  
婦哭哭不停應當門戶無餘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運  
米雲中行秦簡夫略穀靡靡上黨公府作云穀靡靡青割  
將來強半糶急忙舂米向官倉只恐秋風馬塵起官倉遠  
在蕎麥山南梯直上青雲間梯危一上八九里之字百折  
縈回環憑誰說向監倉使斛面莫教高一指請君沿路看  
擔夫汗顆多於所擔米此與趙君詩同一哀音促節金末  
糶政如此安得不亡李正臣字節有句云梃頭打出和糶  
米丁口簽來自願軍亦可想見金末時事

施宜生詩

施宜生在宋逃罪降金海陵朝試進士題有日射三十六熊賦宜生賦云聖天子揆文德奮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海陵賞之遂登第後以學士使宋頗自誇其賦館伴語云以八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賁耳集又云所謂熊卽侯也非獸也金詩記事云遼興宗重熙五年九月癸巳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冬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於廷則海陵襲出此題尤不足誇矣予曾見其題畫一絕云塞鴻橫天三兩行欲下未下先悠揚平田到處菰蒲美託身何必來瀟湘款書三住老人草書頗佳

遺山論蘇詩

遺山論詩蘇門若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又云只知



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是遺山於蘇詩頗存刺謬之意然案遺山洛陽詩云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查初白云摸金校尉非中郎也東坡誤用先生仍而不改夫遺山用典尙承東坡之誤謂非服習坡詩有素者乎

學詩自警語

元遺山爲楊叔能小亨集引云予學詩以數十條自警云無怨對無謔浪無驚恨無崖異無狡計無姸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聖賢癡無爲妾婦妒無爲仇敵謗傷無爲聾俗閑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强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

無爲天地一我古今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  
所不道予案自來詩人犯此弊者不少且有以此稱佳者  
墮入魔道而不知宜各書一端於座右以當詩箴

遺山詩語

遺山先生詩爲金源一大家高健處可與杜韓抗手嘗喜  
誦其贈答劉御史雲卿云學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溫柔  
與敦厚埽滅不復留高蹇當父師排擊劇寇讎真是未可  
必自私有足羞古人相異同甯復操戈矛春風入萬物枯  
槁將和柔克己未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罵不  
汝酬胡爲文字間刮垢搜癰疣吾道非申韓哀哉涉其流  
大儒不知道此論信以不我觀唐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  
揭日月不獨程張儔聖途同一歸論功果誰優戶牖徒自  
闊膠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韓歐吾輩論古多踴

此弊非但文人相輕惡習先生七古雄渾七律尤壯闊排  
寡獨出五律老成七絕超渾五絕少遜然亦老重予尤愛  
其五古微至處令人作十日思也

虞伯生詩語

虞伯生先生送家兄孟修父輸租南還詩云大兄五月來  
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兄弟五人四人在每憶中郎淚沾  
臆我家西蜀忠孝門無田無產惟書存兄雖筦庫實父蔭  
弟竊微祿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  
郎十歲未知學嗟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苦不多又不  
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  
峨歸未得盤盤先隴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  
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冰兄歸烏帽何裊裊明年乞身向  
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此詩樸質深厚全從漢樂府脫化

而不襲其面貌先生自云漢廷老吏真不嫌其言然全集  
中如此等詩亦少矣七律詩人皆喜其送袁伯長扈從上  
京一首予謂此詩惟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櫟  
一聯可稱雄警其下聯云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甕出  
蒲萄夫蒲萄出於銀甕知爲酒也窈窕之來於錦韉是爲  
何物乎

海忠介詩

海剛峯先生贈竹園隱者詩云寂寂江村路何煩命駕過  
羊求忘地遠松竹到門多野外常無酒田閒別有歌洗杯  
深酌處落日在滄波此詩剛峯自書筆力蒼勁款書海瑞  
兩字刊鷺峯寺壁上詩筆清婉不類其爲人

崇禎宮詞

王慕吉

範四川內江人崇禎朝知縣行取御史

有崇禎宮詞一首足備掌故

詞云水殿風搖楊柳絲先皇朝罷獨憂時抽毫卻寫賢臣  
頌面勅中涓賜主兒自注故宮人左氏今爲民間浣衣婦能言掖廷舊事云宮中稱皇太子曰  
主慈甯宮禁老莓苔元日驚傳法從來上下隔簾遙拜畢  
六龍飛輅一時回懿安張后居慈甯宮帝朝后不相見於簾內答兩拜

魚肚白

魚肚白染色名吳楚市語皆有之若古稱天水碧雨過天  
青也 國初莆田余澹心懷黃岡杜茶邨潛長洲白仲調  
夢魚三人同寓金陵以詩齊名時人有魚肚白之號澹心  
八十餘卒尤西堂先生輓詩有云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  
同看黨人碑卽指此

查初白詩

查初白敬業堂詩集存者過多遂少別擇其沈博清轉之  
作固據勝場而下筆類唐處政復不免趙雲松篇評句采

集爲詩話列之放翁遺山梅村諸老之後蔣心餘遂將全集痛加詆斥謂是山歌村唱其亦過矣蔣評無刻本予有一冊是蔣手書

瞽先生

馬碧潭名澄善化人三歲以痘瞽七八歲聞鄰塾書聲輒默誦強記塾師奇之稍爲講解便豁然通其義有所論列宿儒皆遜之尤喜聞人誦唐宋古今詩一過不忘自爲詩皆清警家貧習星家言張卜肆多奇驗卒時自知死期吟絕命詩索同人作和章生輓次第聽之且泣且讚讚畢卽逝生前營壙請人題墓碑曰瞽先生馬碧潭墓墓在吾省南關外妙高峯雨花臺下詩藁散佚不傳閒傳其瞽句如懷友云一夜梅花香國夢十年鐙火故人心中秋云天餘夜色三分外人在秋光一半中詠梅云偶來小立憐孤影

忽漫懷人在異鄉清淺池中思季迪參差竹外見東坡瀑  
布云直注疑穿地回流必上天蜘蛛云夕陽華屋少微雨  
廢樓高絕命詩云栗園有慙生春草筇杖無人臥碧苔栗  
園卽所居小園也吾宗春田先生鐸爲撰瞽先生傳蓋乾  
隆末年人

楊昭節詩

吾鄉楊菊泉大令

延亮

嘉慶癸酉科本省鄉試解元年甫

十八聯捷成進士宰山西趙城有善政己亥教匪曹順之  
變閭門死難事聞 賜卹予蔭 特予諡昭節於趙城建  
專祠予少時見所著月塘樵唱詩集詠項王廟有句云生  
無面目還鄉土死有頭顱贈故人卽驚其語異常文章節  
義滋可重也

潘四農斥王次回詩

王次回疑雨集專以旖旎爲工柔文膩理潘四農謂爲淫靡摘句糾之誠然顧謂其句如窗下有時思夢笑鑑前長不釗頭眠姚冶不堪予謂此是四農從淫蕩處著想故見得如此以予平情論之句固不工要不過寫一憨慵小女子之情態從古詩無達詁見智見仁各隨意境所到如青衿詩序謂刺學校廢就學校繹之語語皆學校也集注謂刺淫奔就淫奔繹之語語皆淫奔也蔓草溱洧諸詩亦然四農養一齋詩話力持詩教而壇坫習氣太重其刻酷處未免固哉高叟之議

凌荻洲

唐劉夢得感呂衡州詩有云空懷濟世安民略不見男婚女嫁時亡友凌荻洲水部病中輒吟此兩句淚下淒然不數日遂卒每憶前語不勝腹痛荻洲名玉垣善化人道光



丁酉拔貢己亥舉人 朝考一等七品小京官分工部考  
取軍機章京未及補用而卒爲人側儻負氣節重交友具  
用世才曾文正公重之卒年不過四十知交無不痛惜詩  
筆清剛著有蘭芬館詩集已刊行後嗣無人其詩板及遺  
稿未刊者俱無可問矣偶檢殘書見其手書 詩未刊入  
集者亟錄之題云己酉三月二十八日有作東滌生侍郎  
書詒郅政詩云高樹驚風一葉存春時無意問琴樽錢刀  
欲盡交游氣風雨終虛骨月恩弱柳撩人爭旖旎狂花笑  
客故紛繁鮮民四十年來感半死枯桐對掩門案此爲文  
正與予爲荻洲作四十生日觴於文正宅中荻洲次日卽  
作此詩沈鬱悲感予與文正語心竊憂之果不逾年而死  
矣

勞生語

吳野人五絕云南鄰種豆翁中夜不能逸白髮與豆苗天  
明一齊出吾友吳樗台七絕云老叟陪牛臥樹間烏犍白  
髮兩清閒知他各有午時夢稻滿清畦草滿山兩詩同一  
意境各極勞生之感

送窮詩

亡友吳樗台孝廉淮除夕小詩數首內送窮一絕云感汝  
纏綿三十年茲行海滙又山巔柳船無力桃符惡珍重高  
牙大宅邊予笑謂尹詩如此多情窮鬼不忍舍君而他適  
也樗台大笑近聞一俗子作云家家都放霸王鞭俗呼爆竹送  
去窮神路八千此去更無相見日要來你也没盤纏寫窮  
字盡相窮形大可噴飯惜樗台未及聞之

羅竹卿

善化羅竹卿

銓

秀才幼慧絕倫讀書過目不忘少與余同

塾會課七人課藝七首誤爲僕子所焚君一一錄出不誤一字十三歲時其太翁攜往湖北登仙棗亭詠詩云男兒無限事不敢作神仙見者驚爲大器卒以親老家貧饑驅遠出客死桂陽州逾年其弟始負骸歸葬幼聘彭氏女以貧故卒未娶予懷君詩所云阮修歲壯婚期誤毛義親衰祿養難也君沒後彭矢志不嫁撫姪爲嗣恃十指共饘粥云

### 采茶歌 山歌

吾鄉土歌有采茶歌山歌兩種采茶歌云姊妹過江去采茶江流盡處是郎家莫到江心起波浪浪花雖好只空花山歌云好馬不喫回頭草好客不飲路旁茶蜜蜂子不采罷園花

罷猶落也言園中花之將落者也

又云十里長亭趕送郎郎去求

名到他鄉郎送姐的金心戥

即等子也俗書作戥

姐送郎的好茴香

荷香字  
見玉篇

又云家花不及野花香野花不比家花長養花莫  
靠秋露水露水雖溼不成霜又云不曾見鐙花會結果不  
曾見鐵樹會開花好馬不受兩鞍轡好船不用兩槳划好  
女兒不喫兩家茶隱語雙關古心豔語宛然漢魏遺音聊  
誌一二以存土風

思益堂日札卷七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歸處訥詩

予少時有醉後題壁二十字云讀五萬卷書不如磨大刀  
軍中有壯士殺人金滿腰偶記唐時歸處訥七絕一首與  
予意頗同詩云昂藏騎馬出朱門服色鮮華不可論盡是  
殺人方始得一絲絲上有冤魂

多谿

浙江衢州府驛名多谿

在衛信  
交界

謂其水作三道來作多字

形南宋時鮑娘有詩云谿驛舊名多煙光滿翠嵐須知今  
夜好宿處是江南蔣穎叔和之云盡日行荒徑全家出瘴  
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予早歲過其道有句云暮雨  
瀟瀟今夜宿吳娘舊曲鮑娘詩兼用香山句也

俗語入詩

施肩吾誚山中叟云老人今年八十幾口中零落殘牙齒  
天陰偃僂帶嗽行猶向巖前種松子嗽字入詩此僅見戎  
昱歲暮云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荆樹無皮也  
過年俚俗不足云詩予有詩云過年樹笑無皮裹諧世花  
描沒骨奇卽用其語

鴉片煙詩

鴉片煙流毒中國人弱財匱實坐於此此 本朝一大案  
近日詩人亦有詠者張南山先生云五夜一鎗民骨髓重  
洋萬里國脂膏最稱警絕朱蓉生謂予魏默深江南吟十  
章有阿芙蓉詩末數語云語君勿咎阿芙蓉有形無形朋  
則同邊臣之朋曰養癰樞臣之朋曰中庸儒臣鸚鵡學巧  
舌庫臣陽虎能竊弓中朝但斷大官朋阿芙蓉煙可立盡

其言雖欠蘊藉然實詩史也原注字書無鷓字因借朋代之子有急捕鴉古樂府一首亦頗痛峭爰錄於左急捕鴉急捕鴉鴉飛已徧千人家夜深鴉引鵲鵲叫但得鴉餐鬼亦笑可憐西北高樓臺被鴉啄盡成寒灰鴉飛滿天聲滿地鴉噪有聲客無氣朝來忽喜人事豐向人乞得三百銅歸喚兒女餓休哭爺未飼鴉休買穀

### 募建文廟詩

汾州學宮門右有石嵌壁中乃金郝天挺募建文廟疏其文伏以下書絕句一首云金碧煌煌梵剎雄玄元樓觀五雲中如何萬代綱常祖釋奠今無數畝宮卽下接謹疏字見青鞋踏雪志不知此石今尙存否予少時撰募修文廟疏有一聯云在聖人有卑宮室之心我輩豈宜藉口使入廟無安俎豆之地斯文亦復何顏願爲人稱誦

無題詩十二首

少愛讀義山無題詩喜其寄託遙深辭旨清麗非但緣情  
綺靡也咸豐己未庚申年間朋友遇合之交忽來讒搆致  
生乖阻欲言不忍欲默不宜迺仿義山無題前後凡得十  
二首知我罪我聽諸後世可耳前無題四首云霧鎖雲迷  
六曲屏惱公唱罷惜娉婷江楓削几抽心赤湘竹栽簾漬  
淚青密密似雲偏不雨明明如月卻無星可憐絕世珠喉  
妙爭得蕭郎著意聽申申一詈怨何窮豈待防閑託守宮  
星影幾曾占姊妹風聲誰與辨雌雄欽鵲文好心難測鵲  
鵲言多舌未工自歎矜嚴成僻性漫勞膏沐慰飛蓬浪說  
彭郎聘小姑試從山上采靡蕪窺牆已負三年久隔水眞  
甘一語無婆菲織還成貝錦芰荷衣好代羅襦卷施任爾  
當春綠看碧何勞更作朱高樓西北亘遙空雲影重遮夕



照紅三月水邊窺號國一生花底活秦宮懸知落溷飄茵  
日那有朝南暮北風獨惜畫圖千古在琵琶哀怨寫能工  
碧城仿義山四首云碧城舊事忍重論酒北琴南靜掩門  
輒語怯猜佯落寞薄嗔防懟密溫存懶脂補垢曾無迹鰓  
墨臨書竟有痕屢卜金錢都不准占著連日得游魂一綯  
絡得綫絲絲決溜通波便是池緣鳳收香成倒挂黃魚上  
樹枉相思從誇怨鰈愁鵲句已作焚蘭歎蕙詞幾欲分明  
終不忍背人無語立多時雨餘雲重月沈沈戲疊苔錢襯  
綠陰骰子刻虬癡入骨蕉花含蘂苦連心那看丹碧成朱  
色豈合箏琶誤瑟音織錦無勞方便寄盤中一曲起悲吟  
螭蟠古鏡作雷鳴激水成波自不平紅豆慣從離日寄芳  
楊偏值閨年生坐移鐙影添孤伴臥聽鄰韻是惡聲太息  
鳳鸞飄泊盡便從海上話鷗盟後無題四首云襟襪雙翅

分塵埃誰爲鸞鴛託鴉媒石闕銜碑空有字金鑪添炭漸  
成灰秋千影落鞦回雪尺八聲沈響忽雷坐月行花都不  
是東風吹淚已生苔一重錦障一重天好夢如雲欲化煙  
梅骨酸難消核裏蔗心甜不到根邊儘教雪舞漫空絮偏  
遇風回過海船心字燒香痕不滅吹蘭蕙麝總徒然無端  
急語送雷音敲斷雙雙碧玉簪那有車輪生四角莫彈碁  
局近中心風來別院珠成串月轉空牀鐵似衾一自五湖  
鴻去遠不曾傳字到於今無花空折惜秋娘漱玉詞成號  
斷腸象膽固知隨月變麝臍豈待得風香墮釵橫枕髮如  
霧剗鞭行階足有霜新樣錦裁君見否中藏三十六鴛鴦

悼亡詩

予次姬馬氏字意娟深州人年十八來侍二十四歲以療  
疾卒咸豐乙卯四月也曾以七律五首悼之詩云錦瑟分

彈廿五絃一弦中絕悟華年碧簫響咽沈寒雨紫玉妝殘  
化暝煙病葉辭枝悲宛轉斷絲離箔苦纏綿折釵舊爲他  
人嘆誰料淒涼到眼前芙蓉嬌小苦難披一嫁長卿困莫  
士之病易傷心翻慰我貧因惜費屢辭醫買書約姊抽簪典  
田客呼僮剉薦炊有幾俸錢能殯汝營齋營奠更何時至  
性天生百慮周采蟲無日得消憂歷渴稀展鏗前笑眉月  
長含鏡裏愁遠恨違姑籌菽絮死甘殉母痛松楸去歲聞其生母  
死病遂劑可憐費盡宜男祝繡佛空餘手跡留似解塵根付澹  
忘垂簾枯坐靜焚香慧思作畫隨中婦病尙持齋祝大郎  
子嫡長子潤蕃從戎論到艱危徵烈性恥將兒女累剛腸  
姬病中尙持齋祈福  
妝臺一一尋常語今日眞愁記莫詳未必他生會有因聽  
他媼婢泣酸辛眾中淡服能消妒寒日分衣慣施貧靜夜  
鏗殘疑夢幻虛堂風動恍吟呻從今聽鑰趨朝夕徧倚薰

籠少一人家姬李氏淨娟長洲人性慧知書能寫蘭畫花  
卉十九歲來侍生一女旋夭予讀禮南歸服闋未來京姬  
暴病卒於邸寓甫三十一歲咸豐己未年二月初一日也  
先是馬姬死予有詩悼之姬讀詩笑曰妾他日死主當爲  
作一傳否則以詩悼必多得數首始可至是予哀其意亦  
悼以八詩云東風吹碎落紅聲噩耗傳來最慘情三十日  
春花信斷四千里路客魂驚變生不意書疑誤憾到難言  
淚暗傾似此飄茵還落溷屢猜緣業欠分明吳閭仙李鬱  
芳姿飄泊燕臺劇可悲孤息問誰歸蔡女一錢翻許看西  
施珠含異采光難悶花有奇香折尙疑絕似安東逢絡秀  
獨憐無命託門楣傾城儀態絕嬋娟女伴憐逾我見憐卻  
扇爭貽阿杜鐻助婚齊饋阮修錢也知奇豔難兼壽或冀  
清修幸葆年草草光陰剛一紀生無頑福儻生天井臼艱

辛自主裁依然林下絕塵埃賢稱中外真無閒貧治齋鹽  
別有才畫喜作蘭徵性潔詩常焚草避人猜尹邢易妬偏  
能感怛化遙傳哭盡哀特詔從戎記昔年得卿贊助氣無  
前拔釵享士三軍感置劍藏身一死堅未奉姑羹時涕淚  
代籌兒學盼團圓苦思薄命誰因果憾莫貽書訊九泉初  
亡金瓠已愁顏慘奏姑恩淚更潛五日祝虛多子綬兩年  
淒斷望夫山縱能服義安離別未免持門歷苦艱一事思  
量真負負屢書賺汝唱刀鐶湘竹黃陵詠女娥迎將弱妹  
侍東坡十年紅袖添香福一閱青溪讀曲歌每勸加餐羹  
自製偶逢修史墨先磨最憐封事趨朝夜獨聽雞籌到曉  
多哭卿亦自感浮沈留滯周南歲月侵灑徧麻衣孤子淚  
贈餘秦策故人心徵兵連日間馳檄照鏡殘霜欲滿襟悔  
不清娛許隨侍好山多處便抽簪

紫洞船

水國游船以粵東爲最華縵蘇杭不及也船式不一總名  
爲紫洞艇丙午予游其地同人作紫洞謠予亦得七絕八  
首拉雜春風奏管絃排當夜月供珍鮮流蘇百結珠鐙照  
知是誰家紫洞船沙鍋沙快橫樓矗快蟹船連畫舫以上皆船名惟橫樓最大來郎意不如雙槳密早潮催去晚潮回四面珠  
簾捲玉鉤連檣沙尾泊中流分明一曲青谿水只少秦淮  
十里樓二八亞音姑拍浪浮十三妹音仔學梳頭琵琶彈  
出酸心調到處盲姑唱粵謳海南果熟不知霜五角羊桃  
觸鼻香丹荔黃蕉都過了熱橙熱蔗滿街嘗冬時香橙甘蔗俱用蒸食  
呼爲熱橙熱蔗珠娘裝束學吳娃窄袖青衫短玉釵眞有膚圓光  
綴綴凌波不用鳳頭鞋珠娘有美者然雖冬時亦白足見客珠水源分廿六  
江東西角湧髻丫雙素馨莫問遺宮種第一看花是海幢

一聲香喚賣花船  
漁婢生涯海國天  
水間路連花埭遠  
四圍都是蟹家田

土諺

諺云醫病如治民防病如治軍語最有味古人名醫曰和曰緩知此術非可躁急行也若養生則節嗜欲慎起居全在堅忍有制必如東坡養生論所云如商君法如孫武令而後得也又諺云骨邊肉五更睡雖不多最有味予嘗戲衍成一絕云世情物理兩無歧卻聽童言笑莫支好是不多能有味五更殘睡骨邊脂可爲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勸又山歌云大船行來一條龍小船起來一陣風勸他扯篷莫扯滿遇了狂風難落篷可爲驕盈者戒此兩謠一歌出吾鄉不見他有紀載故識之

阿濫堆

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唐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  
時皆傳唱一作鷓鴣堆予有句云塞管烏鹽角山歌鷓鴣  
堆卽此宋戴式之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  
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唐李郢詩謝公留賞山公醉  
知入笙歌阿那朋劉禹錫竹枝詞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  
紇那披綠藍阿那紇那皆曲名卽阿濫之轉音也

侯彭老

宋侯彭老長沙人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  
貫綴小詞別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遍東西府  
時人莫訝出都忙官家送我還鄉去三詔出山一言悟主  
古人料得皆虛語太平朝野總多懼江湖幸有寬容處見  
溫陵呂榮義上庠錄此書政和三年榮義著初名兩學雜  
記凡七十二條至紹興十三年榮義  
據雜記益未備爲周昭禮清波雜志載之此詞意氣安閒  
以十一條改此名



不挫其志清才亮節爲吾鄉耆舊生色錄此以補志乘之遺

讀曲雜說

元院本腳色內有卜兒卽今之老花旦有孤卽今之丑扮官吏者有孖老卽今之付腳滯鬚者其扮幼孩者曰徠兒扮強盜者曰邦老扮樂戶者曰樂探

五花爨弄始宋時爨夷以粉墨塗面爲歌舞宋宣和間中國仿其製曰五花爨弄其詞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泥初本一種至元時以雜劇與院本分爲二至明時崑山魏良輔出製爲南曲始名曰崑腔

元詞賓白中稱強盜曰太僕亦稱太保

今俗謂雨直下者爲箭桿雨謂驟雨而雲過卽止者爲過雲雨見元人馬致遠薦福碑雜劇第三折楚俗箭桿雨亦

日竹篙雨

諸臣未起朕先起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猶披被此明高皇所作也案元人雜劇楔子引白云君起早臣起早來到朝門天未曉長安多少富豪家不識明星直到老元詞內習用之高皇或就其詞點竄成小詩耳

傳云樂操土風卽今樂部亦各有土調如直隸則有溝調謂白溝河一帶山東則有泰安腔登州調河南則有河南梆子江蘇則有崑山調有吳歌安徽則有安慶調浙江則有甌調溫州在漢爲東甌江西則有弋陽腔兩湖則有湖廣調岳州調二黃調謂黃陂黃梅也甘肅則有蘭州引山陝則有西梆子腔廣東則有本地亂彈廣東謂其土音曰本地腔他省曰外江調有粵謳四川則有四川調皆各演於其鄉不能行遠惟崑山調與二黃調安慶

調則樂部中之金科玉律京師及各直省皆尚之舍是更無可演唱者四川調則兩湖間一行之然不久卽廢蘭州引則京師影戲演之西梆子腔京師有兩部專習此然惟西人嗜之

元人院本雜劇極有工者然多貪好句不甚切本人口吻王實甫西廂記尤多襲前人豔語入詞中故不得列四大家之內康進之亦元人高手其李逵負荆雜劇第一折混江龍云可正是清明時候卻言風雨替花愁和風暫起暮雨初收俺則見楊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水波紋縐有往來社燕遠近沙鷗其詞非不圓美然出自李逵口中亦何可笑

樂人音節高下長短俱視板爲權衡曲中之有板眼猶書之有句讀但每句則聲歇每板不必歇音此小異耳三眼

一板曰平板一眼一板曰急板句尾音歇而始以板節之曰底板於腔絕未及續之間而板焉曰黑板其音不中節爲走板其板不中節爲奔音歇板亦曰頂板亂彈亦有板而名色較多蓋其腔可任人隨時造之無定律也曰平板曰急板曰數板曰浪板曰倒板曰搶板曰底板曰起板曰過板曰滾板其頂板奔板之弊亦與崑曲同

元亡名氏碧桃花雜劇清麗芊綿疑是閨董一流人所作其第一折油葫蘆云爲甚麼我一上青山便化身端的愁殺人常只是安排腸斷又黃昏害了箇懨懨的愁病兒積釵下重重夢夢恨做了箇虛飄飄的惡夢兒捱不出淒淒涼涼運一會家急急煎煎腹內焦一會家想想思思心內忍閃的我悲悲切切孤兒寡女無投奔因此上悽悽慘慘無語暗消魂置之斷腸集中幾無以辨元李好古張生

黃海劇內第一折三段俱清雋可誦那吒令云聽疏疏晚  
風風聲落萬松明明朗朗月容容光照半空響潺潺水衝衝  
流絕澗中又不是采蓮女撥棹聲又不是捕魚叟鳴榔動  
驚的那夜眠人睡眠朦朧鵲踏枝云又不是拖環珮韻玎  
珰又不是戰鐵馬響琤琮又不是佛院僧房擊磬敲鐘一  
聲聲說的我心中怕恐原來是廝琅琅誰撫絲桐寄生草  
云他一字字情無限一聲聲曲未終恰便似顫巍巍金菊  
秋風動香馥馥丹桂秋風送響珊珊翠竹秋風弄咿呀呀  
偏似那織金梭攞斷錦機聲滴溜溜舒春纖亂撒珍珠迸  
元詞中兀良二字不甚可解合上下語氣審之似是歎訝  
之辭

妝謊子京師市語見元人風光好劇內又張天師劇內有  
云我自作便當之妝甚的謊子

乾隆朝揚州鹽商最富以能詩相矜炫諸名士爲之捉刀  
雖卽席數十韻不難也有某商於廣坐自詡得句云柳絮  
飛來一片紅眾客匿笑某名士急爲之解云居停此詩絕  
妙諸君特未聽其上句耳因誦云夕陽返照桃花岸柳絮  
飛來一片紅眾歎服蔣心餘先生空谷香一折中有云五  
萬貫大攤錢賢者樂此十四鹽強押韻商也能詩正調侃  
此輩然先生此一折實藍本於元人之揚州夢其調俱係  
混江龍

蔣茗生先生自題傳奇詩云不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  
寫相思然所著紅雪樓九種曲中桂林霜實不及香祖樓  
空谷香遠甚空谷香中小令最佳如又是分離時候淒涼  
堆滿心頭恐將兒女情拖逗眉間忍住閒愁止四語而無  
數轉折在其中起六字尤有黯然消魂之感其菊花新一

調近人已有所述者又一折內小引云啼鵲不許殘魂化  
眞是教奴沒法甚的好年華十六載將人活怕亦止四句  
而幽緒哀情宛宛如見此折內姚夢蘭三段清空沈鬱絕  
世文心蔥蒨家風於茲不墜 國朝諸詞人中無能並駕  
者惟北曲微有拗律處少加點易便可登之管絃今樂工  
所演者四絃秋內潯陽琵琶一折雪中人內撲蝶一折李  
笠翁十種曲無一佳者彼善於此則意中人風箏誤兩本  
內尙有可節取此外非平弱卽俗滑平弱可醫俗滑難醫  
也

笠翁鳳求凰內有一小引字字雙極市井穢褻之語不堪  
入目若西廂記之酬簡一折牡丹亭之驚夢一折內何嘗  
無狎語若長生殿之窺浴一折內尤極蕩冶然止覺其雋  
豔不似笠翁之惡穢欲嘔也須知此事亦須讀破萬卷始

能下筆有神雅鄭之分關乎根柢如此

元人小令好用那吒令喜其疊句取雋如喬孟符之揚州夢有云倒金瓶鳳頭捧瓊漿玉甌蹴金蓮鳳頭並淩波玉鉤整金釵鳳頭露春纖玉手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須瘦雲無心雲也生愁似此圓穩者正不多得

徘徊二字從無以入文者衙字說文有之云通街也後人造衙字以合之元喬孟符之揚州夢有云但說著花衙衙我可早願隨鞭鐙花衙衙三字元詞中屢見不止此折一元曲內以點湯爲逐客想亦當時市語

元詞賓白有驢生并角甕生根今京師稱角尙曰并角蓋本元時語

羅江東柳詩云自家飛絮猶無定爭把長條絆得人湯臨川折柳詞有云纖腰倩作綰人絲可笑他自家飛絮渾難



住卽從羅詩語化出而情深語妙遠勝江東

高贈朱詞

文采風流問當代誰爲詞客近十載論交京洛羨君顏色  
豔句魂消隋苑柳鍾情酒醕秦淮月向旗亭暗賄唱新詞  
人稱絕燕市裏羞彈鋏傾蓋處惟吹笛更疲驢阜帽公卿  
爭議杜牧才華增爽朗林宗豪舉輕榮適但逍遙天壤作  
閒人眸青白此高澹人宗伯贈朱竹垞先生詞也玩詞語  
傾倒之極當是竹垞初入都時迨長蘆通籍後聲華逼出  
宗伯上兼之意氣睥睨使人不堪故有中傷之事詞尾眸  
青白三字已伏根後事起於瀛洲道古錄一書澹人從而  
下石也

成容若語

成容若淶水亭雜識云牡丹近數曹毫北地則大房山僧

多種之其色有大紅淺綠江南所無也予嘗以訪之大房  
山僧則不獨無此花並不知有種花一說又案淥水亭在  
玉泉山下爲容若著書處今訪其遺址亦無有知者容若  
善詞曲有以所著側帽詞寄朝鮮者朝鮮人題曰誰料曉  
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案其詞集今名飲水詞當時  
或名側帽也

思益堂日札卷八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越襍

廣雅越襍也曹憲曰後人於水旁著京失之然案說文水部有涼字云涼薄也从水京聲不知曹氏何未檢尋而妄下筆如此案越卽亮字襍卽薄

吾子

揚子方言吳俗謂赤子曰𦔻𦔻𦔻音牙𦔻音鴉集韻類篇並同今楚俗尙如此稱案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注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正字通云古本管子吾作童子案此吾字正音作牙漢書地理志金城郡允吾縣注應劭曰音鉛牙詩吁嗟乎騶虞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尾長於身名曰騶吾墨子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新語云文

王駟牙名圖史記東方朔傳朔曰所謂駟牙者也駟牙卽  
駟吾後漢書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必得陰麗華吾與華  
叶韻亦爲牙吾字訓小男小女者吾音牙前漢書金日磾  
傳霍氏有事萌牙注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  
始生吾從牙音訓若幼穉音義俱孺孺卽吾子二字俗  
書耳 又案華古音敷顧氏詩古音云易一見詩八見楚  
辭一見皆然其說甚確今案太玄經勤次三曰羈角之吾  
其音呱呱則正與尹注小男小女之說合尤此篇確證正  
字通所舉古本殊不足信卽有之亦以意改也子雲去建  
武時甚近  
子雲卒於新莽時光武  
以至長安時代蓋相接以太玄經之呱呱爲韻例之則麗  
華之華正應讀若敷洪雅存漢魏音當必緩舉之今音  
麻部字古多在虞部此舉今韻駟  
吾之爲駟牙允吾之爲鉛牙皆以此至六朝時則華皆讀  
胡瓜反玉篇華音胡瓜反六朝人詩文亦然麻部之字大

抵與今讀同矣

垞

洞庭北去五十里地名道士垞予案垞字最典漢書天文志川塞谿垞蘇林曰垞音伏伏流也如氏曰垞填塞不通也

些

楚詞些二字皆讀若梭去聲以其本娑娑訶三合而成音也然予以吾鄉音芴之實讀若俄去聲至今長沙一帶每語收聲必有此字其辭涉哀鬱者尤非此不能達也

饒

饒之訓富也沃也裕也多也餘也益也俗借作饒恕解乞宥曰乞饒貸人曰饒人案三國志注云吳質濟陰人自以少時不爲本郡所饒北齊書樊遜傳遜少學常爲兄仲優

饒隋書劉光伯傳性本愚蔽家業窶爲父兄所饒是饒訓爲容俗說所本也杜詩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解

打字退字櫪字

韻略中無打字已詳見歸田錄中但於廣韻梗字韻中音德冷又都挺切沙隨先生云往年在太學爐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黃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盧文弨云禊古但作退尖古但作櫪案玉篇廣韻有尖字又案打卽打之俗說文打撞也大徐新附打字第此字已見於廣雅釋詁打擊也釋言打梃也王氏疏證並引蒼頡篇據經音義所引及王延壽夢賦以釋之篇韻皆承廣雅至打從丁得聲故止有德冷都挺二切若都假切之音則見於戴侗六書故第十四篇云打都挺都冷二切又都假切擊也今韻書亦不收

造字

唐書紀武后所造十二字璽鳳 天 塋 地 日 月 星

鳳君思臣鳳人鳳載年正然案綱目云鳳閣侍郎秦

宗客造十二字以獻似非后自製矣今閱宣和書譜復得

七字庚 載 困 國 酬 初 鑑 證 鰲 授 壁 聖 匪 生宋袁質甫甕牖

閒評曾引之又匪卽出字見唐大雲寺碑信法寺碑後山

叢談多一生 仁字通志內正字書作正與匪異又字彙補

復有一風 幼字則唐史十二字未足盡之也至思塋字戰

國策皆如此姚宏以爲武后時傳寫說甚通玉篇釋塋字

引前漢趙充國傳肥磽之塋云云考今本漢書則作墜字

豈當時古本如是或亦武后時傳寫今改耶困字集韻音

蹇本閭人呼子之稱武后借作月字殆偶合耳正字通唐

武后時有言國中或者惑也請以武鎮之又言武在口中

與困何異復改爲囿是囿字前又有書作國者吳主孫休  
創八字名其子璽 灣 苒 迄 璽 璽 賢 詎 璽 舉 寇 衰 奕 擁  
太平廣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閬中劉巖自製龔儼字爲名唐武宗創乃  
帝帝見之甚悅南漢劉巖自製龔儼字爲名唐武宗創乃  
劣二字以試王僕射起言臣於三教書字所不識者周穆  
王傳睿 角二字耳向者二字羣書未見則造字又不獨一  
武后也

玉篇

玉篇齒部第十八字齟同齟午忿切無齒兒第七十三字  
亦作齟空袁切齟也二字不應重出案廣韻十八吻作齟  
同齟無齒魚忍切從困不從困二十一混齟從困苦本切  
齟齟起兒則齒部第十八字宜正作齟

字誤



程春海少宗伯恩澤侍 南書房

簡昇頗隆以誤讀圮橋之圮爲傾圮之圮

眷少衰旋出書房戴醇士少司馬熙亦侍 南書房以

命題畫策騎清塵籤子誤於策字加一畫書作策不久亦  
出書房程素稱通雅戴工畫丰骨清峻尤爲朝士所推皆  
道光朝事案漢律凡試爲吏者諷書九千字以上字或不  
正輒舉劾劉勰云馬字缺畫而石建懼雖云性謹亦時重  
文也然錯簡誤書自漢以來通人譌筆俗儒踵謬兩者率  
不免如以典爲與以陶爲陰見劉歆七略叟書作更見蔡  
邕明堂論六朝隋唐譌謬輩出以豐同豐將束作宋見李  
陽冰書若顏氏家訓所載文子爲學言反爲變等俗字凡  
數十見角里之角音祿有徑作角者見抱朴子史記索隱  
有作角者見毛晃增韻有作角者見孫奕示兒編此一字

迄無定寫然案周官大司樂爲角釋文云古音鹿則從角  
亦宜宋田敏校書若網在綱改作若綱重一綱字爾雅注  
日及改作白及其以俗字見擯試官者宋楊誠齋湖南漕  
試見有書盡字作尽字擯之笑爲尺二秀才廬陵出聖武  
爲天下君賦有寫羣字作群亦不取云二十文韻中無群  
字隔江軍出順天爲日新之教賦教字韻效倣二字寫成  
効効不從文而從力者俱不取又以音譌被斥者三代有  
道之長賦三字韻或押微函者並行黜落蓋函音誠見二  
十七咸其與三字同韻乃函人唯恐傷人之函音胡南切  
俱見孫奕示兒編近見王律芳進士衍梅與傅石波提學  
論正粵俗譌字書中有云今撮其一二俗字如山之巖洞  
爲石音水之機激爲泵音蓄水之地爲厖音通水之道  
爲圳音棠棣之華葉下摘其兩星葉爲誕彌厥月延首

更乎一旦

誤爲

親仁善鄰改邑從人

鄰爲

循牆而走棄人

用犬

循爲

聞諸偃也乃惡言之入耳

耳聞爲

牢曰子云如騷

鼠之食角

牢爲

凡此之類不可更僕又云有若擊拂者有

若黠黠者

如魍魎

樓擿擿擿殆類琴譜案此又真漢人所

謂壞書急宜整齊者也

又案龍龕手鑑丕爲多養爲矮

甬爲棄弱爲暗歪爲斜弄爲惡表爲寬等字鄙誕可笑錢

氏辛楣謂爲俗僧所爲信然

龕字

邑令某起家貲郎宰善化時見訟牒內有神龕二字誤認

作三字因問神合龍是何物時傳爲笑予因記清異錄載

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

傳寫譌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矣建封信之每人日

開筵必首進此味金史赤蓋合喜傳誤呼陳岢爲山可某

令事可謂暗合古人又西河詩話載有陳道人在席各書  
紙闌令射悉中唯至姜定菴闌咨嗟曰此三字難射當是  
一鱗蟲名否定菴私喜以爲必失蓋其中本花龍二字及  
書發曰花合龍云云此事亦可助某令張目也

思益堂日札卷九

長沙 周壽昌 自卷

陛下

自秦以來奏記於天子前曰陛下漢以後至今承之不改  
案呂氏春秋宋景公與子韋論災惑事子韋有云臣請伏  
於陛下以伺候之此二字所自始

大人

大人二字最古易經屢見次則論語左傳

鄉黑肱以盥來奔君子曰艱難

其身以危

孟子秦漢以後人子稱父母或稱其叔伯父至

漢唐時中貴有內大人之稱東漢宛令李孟初神祠碑有  
云中大人其案文字亦其證也匈奴貴臣稱左右部大人  
沿及今日外官自監司以上京官自五品京堂翰林開坊  
自贊善以上六品如國子監司業皆有此稱或問此稱起

何時究無典冊可據惟聞乾隆朝督撫稱都爺司道稱大老爺尙無大人之稱然案明沈景倩德符萬厯野獲編卷九一條云先大父以今上初之冬從四川少參入都謁時相張江陵於朝房張忽問曰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父出應曰某是也足證大人官稱自明萬厯時已然沈職少參尙是五品方面官劉廷機在園雜志堪輿某稱馬總督先之爲大人我朝康熙年間事也

### 回回厯法大槪

史記天官書有云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方恪敏制府觀承云史記此條甚核疇人子弟既分散或在夷狄則後世西域九執回回術數及西洋算法豈非原從中土流散在彼而衍其傳者乎此可爲西法襲中法之一證也予考唐志云九勢術者出於西域周天三百六十度

無餘分又云回回法在其前又有歐邏巴法出於回回度分并同其必用三百六十者以其與一歲之日相近每日不及一度成加損之法其實生於零度者也明史天文志云回回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微纖以下俱準此宮十二每宮三十度

### 項械

後漢范滂傳皆三木囊頭章懷注云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其頭也予案三木者拳械兩手也械手者梏也械足者桎也似於項無與而囊頭章懷注亦未明何物或曰卽今之枷亦無可考易曰荷校滅耳注校以木校校者也或又謂校爲桎梏之總名然曰荷則必在肩上矣枷字經典不載施架之架同枷然非其物後漢馬季長廣成頌有云枷天狗縹璜羊枷字始一見章懷未注廣韻云枷

項械也此爲今刑具之枷無疑元魏孝文帝太和年間法官及州縣多爲重枷宣武帝正始初尙書令高肇等奏曰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諸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方五寸以擬大逆是常罪尙不用枷也宋高宗時諭枷以乾木爲之長短輕重刻識其上火烙印記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至暑月每五日一濯枷杻隋唐刑法志但云杻校鉤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無枷字蓋直以校爲枷也元制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闊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罪十五斤皆以乾木爲之明制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長五尺五寸見續通典 本朝枷以乾木爲之長三尺徑二尺九寸重二十五斤見 皇朝通典



侍講之名始於東漢如劉寬鄧暉胡憲桓郁桓彬黃瓊荀悅荀彧孔融張酺子蕃蕃子濟趙典或侍講殿中或侍講禁中其侍講華光殿者惟楊賜他無聞皆以他官兼領爲職事無專司五代間有雜見各書者宋則有邇英侍講崇正說書等名亦以他官兼若伊川先生則直以布衣充矣至明立侍講專官爲翰林院所屬並有侍讀班次在講前爲從六品我朝因之陞入從五品然祇爲翰林編檢遷轉之階並不知講讀爲何職事也

### 同門同歲

同門生見後漢書寇恂傳並王丹傳論語包咸注同門爲朋是也同歲生見後漢書李燮傳則同上計者若今之同年也道光朝士大夫往還書柬尙有門愚弟之稱今無之矣

頂凶

後漢書劉瑜上書有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案此卽今時廣東福建頂凶之弊惟械鬥案最多惡習相沿殊不易破不盡關官吏之貪殘與後漢情形亦微異誠得良有司開誠布公宛轉化導則頽習未嘗不可挽回此全在真心愛民者

滿月

小兒初生一月謂之滿月兩字見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赦是也或取詩誕彌厥月文之作彌月者非毛詩傳曰誕大也彌終也鄭箋曰終十月而生是彌月也卽俗說生兒足月也誕訓大今謂生日爲誕日亦非然

承習既久且有用之詩文者

門斗

天下府州縣學官之門役曰門斗相傳考鴻博時有門斗送公文至或因問諸先生皆博雅知門斗立名是何義諸君無以對後徧檢各書皆無之余疑此微役恐未必古有定名考漢書韓延壽傳門卒當車陳言後召見之卒本諸生百官表有斗食吏每月一斗二升俸也是門卽學官之門卒斗則食斗俸此或門斗二字所由名也門卒亦稱門士漢庾乘少給事縣庭爲門士今阜役家不準試惟門斗不禁故無卒役之名

兄弟高年

開寶五年前惲州廬州尉鄢陵許永詣匭自言父瓊年九十有九長兄年八十有一次兄年七十有九而永七十有

五欲求近地一官以就養上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  
歷歷能記上悅因厚賜卽授永鄆城縣令我朝康熙年  
間廣東番禺陂頭鄉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秉彝  
壽九十八一峒嶠壽九十六一慶存壽八十九一慶餘壽  
八十八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見王應奎柳南隨筆近  
日我省湘鄉有胡氏兄弟五人皆享上壽長朝瑜八十九  
歲次朝瑞八十七歲次朝琇八十五歲次朝璠八十三歲  
次朝環八十一歲湖南撫臣以聞見光緒四年邸鈔是  
亦可表閭曰一堂五老矣

就酒

吾鄉留餽釘乾脯之物以供酒謂之就酒此二字見陸璣  
詩疏後漢書華佗傳注引之

洗冤集錄

古每以酖酒誣人重罪如漢東海孝婦後漢上虞孝婦皆以酖被誣致死無術以雪其冤案禮月令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似卽檢驗然其法恐不如後世之詳審也自宋理宗朝宋慈字惠父著洗冤集錄一書自序云四明臬寄博采諸書自內恕錄以下凡數家成此書平生於獄案審之又審灼知不欺亟與駁下或疑信未決必反覆深思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虛被滂漉此誠治獄之寶書也此書頒行既久獄無冤民咸豐朝許珊林年文樾重加輯訂成洗冤錄詳義光緒朝潘偉如中丞霽重刻於湖北加入葛理齋元煦撫遺兩卷撫遺補一卷此書愈加詳密矣

### 姘變

說文姘婦人汚也漢律曰見姘變不得入祠續禮儀志齋日內有染汚解齋楊升菴曰姘變月事也張泌妝樓記月

連紅潮婦人之桃花癸水也亦名曰汎一名入月王建宮  
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幫裙漢書匈奴傳匈奴  
孕重墜殯說文殯敗也謂未及生而胎敗也廣韻姙傷孕  
集韻姙懷子傷也蓋卽今之小產以姙與殯同非說文本  
義矣李義山藥轉詩或以爲是詠私胎不知何據

### 錢稱文所始

俗用錢曰緡曰緡曰貫古矣至每錢則古但云幾錢如漢  
食貨志云穀石五錢是也後世借用箇字或稱幾箇若今  
稱幾錢曰幾文不知始何時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縣  
燕川青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  
賜錢九萬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案處存在唐哀  
帝時知錢稱幾文實始於唐矣

### 禮下於人

左昭二十五年傳曰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今俗云禮下於人必有所求語殆本此

名諱別稱至宋始嚴

生名死諱自周以來如是而漢人有不論者漢書宣帝詔其更諱詢許叔重說文解字禾部秀字注上諱爲光武稱諱宜也示部祐字注上諱爲安帝叔重之歿在安帝建光元年而亦稱諱汲古閣漢書爲影宋本其藝文志內桓寬鹽鐵論桓字闕不書但注四小字曰淵聖御名是南宋初年之本欽宗未殂尙稱名而不稱諱也大約自宋以後名諱兩字分別始嚴

于少保遺疏

阮文達公舊藏有于忠肅公諫易儲疏墨本不知尙存否此當上之史館補入明史內爲公一生大節所關也此說

開諸文達之子德安太守當時亦未能舉其詳

### 廣陽雜記

明成祖非馬皇后子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爲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爲彭躬庵言之劉繼莊

獻廷

廣陽雜記所載如

此野語無稽莫此爲甚此語出自閹宦即可信耶繼莊與萬季野友同館徐健庵所引參明史館事不知胡有此言繼莊嘗云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迥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與今中原不合則厯差爲之又云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出全謝山所撰繼莊傳略



廣陽雜記繼莊隨筆其門人黃日珩爲輯成書全謝山頗稱之然中陋略處如晁字與昆字同一條可不載又云嘗見庚帖中有五際字不解出何書後見類書云云究未詳所出繼莊號淹博豈詩大序正義後漢書翼奉傳孟康應劭兩家注郎顗傳條便宜七事引詩緯記厯樞俱未見及耶

### 演劇宜禁

俗演荆釵記傳奇謂孫汝權謀娶王梅溪之妻錢玉蓮玉蓮投江而死玉蓮本梅溪之女汝權則梅溪之好友也梅溪劾史浩疏草出汝權手故浩門客造此以詆之又呂文穆母夫人與其父不睦遂致化離逮文穆貴始迎歸爲夫婦如初今彩樓記則以爲文穆之妻見逐於妻父高則誠琵琶記相傳刺王四而作託之於蔡中郎然陸放翁詩云

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似宋時已然不始於高矣明時申吳縣王太倉兩相國家構衅王作玉蜻蜓劇以詆申申作紅梨記以詆王兩家門客所爲至今演唱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小說流傳固無足信然如王呂事父女母子關係倫常又皆前代名賢似宜禁其演唱卽如俗演渭水河蘆花被等劇文武周公之大聖閔子之大賢皆被俗伶妝點俱在所當禁者昔金章宗禁優人不得以前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最爲得之今都中演劇不扮漢壽亭侯或演三國傳奇有交涉者卽以關將軍平代之則由人心敬畏不煩法令者矣道光丁未某侍御巡城禁演滾樓山歌等劇作曠陳狀於大眾又禁婦女入廟作善會皆司前最淫蕩無恥又禁婦女入廟作善會坊官胥役及營弁番子頭目僧道等爲之邀請鋪戶娼優諸人設筵演劇招搖炫弄男婦雜坐備諸醜狀無論到與不到所請者皆得出貲謂之善會其請而不出此等舉動皆大賁者則以他案誣陷之最爲京師惡習

裨風化惟善會尙禁而不能絕耳

老輩戒躁進

漁洋老人居易錄有云康熙庚午三月予自少詹事遷副都御史又旬日馬邑田子湄喜霽亦自少詹事遷內閣學士一日赴起居館晤別翰林掌院學士滿掌院庫納勒公曰公等亦見冬日鬻花者乎留之密室鑿池作坎鞭竹其下溉以牛溲培以琉黃篲引沸湯扇以微風盎然春溫經宿而花放矣眾花固未蓓蕾也及二三月眾花應候而發而冬花已憔悴視其根則已腐敗久矣蓋春花知命而待時者也冬花不知命而違時者也仕宦亦然吾見夫冬花之榮落亦多矣公等今日之擢乃春花也雖遲發亦不速敗予深感其言類有道者因記之予案道光朝王夔棠先生廣蔭以癸未第二人及第年四十有六矣官編修十六

年不得遷甫擢贊善以資俸深六年遷至閣學逾年拜工部侍郎已復擢總憲遷工部尚書年將八十尚矍鑠旋終於位謚文恪飾終之典甚備公南通州人土音鉤輅頗不易曉初在編修任時 召見 宣廟嫌其方音太重奏對語難辨頗不喜數爲樞相言之及後遷至學士 召對後宣廟忽語樞相云王廣蔭官京職廿餘年尙不改其方音可知其忠厚不忘本也同一土語而前後遇不遇若此亦可知命定之不容強也予嘗有句云竹因冬暖回殘潤菊爲遲開得久看足與漁洋冬花春花之說相證故並記於此

匡當

桂華無實玉卮無當金樓子云當底也今俗猶有匡當之言也案今俗指今楚俗時梁元都湘東今荊州也今湖南

北謂凡物四圍所抵及凡有格式相限處俱稱匡當他省無此語

出夫

說苑尊賢篇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以夫稱出猶之左傳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於下亦云忠禮慈以旨甘子於親亦稱慈孟子孝子慈孫則孫亦稱慈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則無妻亦稱寡越絕書句踐將伐吳徙寡婦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其專一所云寡婦不必爲無夫者言左傳王貳於虢是君於臣亦言貳管子取鰥寡而和合之予之田宅而室家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是獨字不必指老而無子者言論語予有亂臣十人治亂曰亂也書序亳有祥桑穀其生於朝不祥曰祥也此皆出夫之類經史通詁初非事實獨南唐宋齊邱求媚於烈祖請絕吳太

子婚略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聞者莫不大噱此是出夫真據鄙夫事君可謂無所不至矣

應潛齋語

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此應潛齋揭謙先生語也予謂老子得坤似也孔子須合乾坤二義始包得住當云孟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

佃客

自東晉寓居江右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爲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晉武帝平吳之後令王公以下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七

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晉元帝太興四年詔有曰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 談命所本

今俗星士談命有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等

語不知所始按宋袁質甫

文

幾牖間評云陰陽家云甲戌

乙亥山頭火江陰君山頂上有塔一所乃甲戌日建旣而

被火今累年竟不復修陰陽之說亦不可不信也則知此

語宋以前已有之且其神其說也

唐李虛中論命不用

生時宋季勳論命亦不用生時

見夷堅志

而二君皆有奇驗殆

別有術耳

四庫提要言李虛中論命不用時紀文達後於閱微草堂筆記自駁其說又自答前言之未審

### 河姓

楊升菴希姓錄載河清長沙人案解慧寺三門樓刻佛說得度經題名經主河通海是唐時已有此姓不始於明然

明嘉靖至今不過三百年長沙並無姓河者矣

醋名苦酒

能改齋漫錄云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苦酒卽醋也醋之有權自魏已然今俗謂之小酒又陸璣詩疏苦酒屢見

王司寇幕客

王蘭泉司寇

和

官浙時修湖海詩文傳續詞綜諸書延禮

臧在東顧千里彭甘亭郭頻迦吳同人諸名流館之萬松

書院中秋日饋諸君殽饌外致紹興酒數甌火餲

俗作

四

隻諸君議剖分之臧不能飲將酒轉貰諸市得錢瓜分惟火餲四而人五剖之不能均遂用句股法畸零開方析爲五數雖零膏剩骨無少低昂焉司寇聞之大笑謂是講考據之過也諸君中臧最迂僻顧千里頗不平之一口忽謂



臧曰昨讀詩疏乃知君固上應天象也臧遜謝亟問何故  
顧笑曰君不觀詩有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乎一座粲然  
臧大恚恨又彭甘亭謂人曰臧在東學問只在衣廂子裏  
蓋在東先人故老學所著述未刊行臧出輒載其先世稿  
於行篋中人或有所質臧必閉戶發篋詳閱而後能對也  
此俱陶鳧薌先生爲余言陶時亦在司寇幕中

### 日加某時

古無所謂一日十二時者至漢淮南子天文訓有云晨明  
朏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還餽時大還高春注時加戌  
下春懸車黃昏定昏分十五晷次初未以十二支定時稱  
日加某見史記不稱某時三國志注引魏紀始云日加辰  
時吳歷亦云日加辰時此殆稱時之始後人撰碑碣俱紀  
年月日不書時以爲古法例頗嚴然梁簡文帝華陽陶先

生墓誌銘首云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  
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又  
云十四日巳時窆於雷平之山是古之墓碣亦有書時者  
矣猶記道光二十年庚子予族續修譜從叔星垣先生秉  
筆先生以名進士學博瞻治古文尤工謂稱時不古雜引  
經傳證成其說且云唐李虛中論命且用歲月日六字不  
用時合族譁然而無以折之余謂予族男女中外約有萬  
丁儻有若囂夏學生非時何以別兄弟卽書時亦不甚戾  
於古而有便於時何不可者先生亦無以折予而卒不答  
時予年少恂恂守子弟之分不敢固爭遂使譜成而合族  
先後存歿俱無時至今爲一歎事

朋友稱兄弟

朋友以義合平時氣誼許與相爲兄弟揆分聯情固亦宜

爾論語子夏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語此義遂見經典  
其他如宓子賤所兄事者五人見家語季心亡吳從袁絲  
兄事之弟畜灌夫見史記漢先主與關張恩若兄弟見蜀  
志孫權母謂權曰公瑾伯符同年汝可兄事之見吳志其  
書札相稱者則趙壹致書於皇甫規稱仁兄見後漢書馬  
良致書於諸葛丞相稱尊兄見蜀志北魏祖鴻勳與陽休  
之書稱陽生大弟不書子烈之號而冠以陽生亦異又魯  
肅呼呂蒙爲大弟蒙呼肅爲大兄見吳志裴松之注

### 村書

俗傳雜字一書猶古來急就凡將遺意以非通人所作中  
多俗書里說故不登著錄家其書首云天地古今陰陽始  
終歲時日月春夏秋冬似仿梁千文爲之亦自分門類其  
後則多紀市井物名陸放翁兒童冬學鬧比鄰一絕自注

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  
謂之村書此雜字不知視今何如百家姓係宋初錢塘區  
姓老儒所撰首趙姓尊本朝次錢姓尊其國主孫李以下  
各姓則皆吳越王之姻戚勳貴書鄙陋無文理而宋時至  
今鄉曲皆家習戶誦 本朝雍正時江西有熊姓者著百  
家姓以雍王家國爲首亦示尊崇之意中如松柏冷盛蒲  
柳秋焦二句致佳頗不易得然無有過而問者此等村書  
流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佳人

漢陸閎

尚書令  
字子春

儀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見而歎曰南方

故多佳人魏桓範謂曹爽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豚犬  
耳晉陶侃曰卿佳人柰何從杜弢作賊蘇蕙以回文詩寄  
其夫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宋彭城王劉義慶幽明錄何

參軍夢一婦女語云君佳人何以見穢污皆稱男子爲佳人自漢至晉宋閒有此語若詩詞以佳人稱誦則自榛苓有西方美人之詠楚詞有佳人永都之句此後承用愈多不勝紀述矣

名異姓異

古人命名不拘忌諱魏黑卵見列子魯子惡叔孫虺衛侯燬衛侯惡史狗右宰醜猷犬號公醜鄭伯蠆堵狗晉黑臀衛髡頑獮羊肩見左傳祝腎見莊子司馬狗見漢書人表招涉掉尾見功臣表唐李蝻蛆郝牛屎見北夢瑣言李癩驢郭蝦蟆刑部郎中海狗胡沙虎子豬糞見金史紇石烈猪狗見遼史醜驢石抹狗狗郭狗狗甯堵狗見元史至以狗兒名者歷代多有之不獨司馬相如名犬子也五代時南楚有彭仕愁明宗室有朱慈慈皆不以不祥爲諱本

朝進士題名碑錄滿人中有娃爾答和尚豈他八拜俱順

未白小子康熙癸丑五哥康熙甲戌常哥康熙丁丑騷達子康熙丙戌蠻子雍正

甲漢人中有王世噩順治丁亥江惠靈嗣康熙辛未陝李

世偶乾隆丙戌陝諸名榜花各姓則有青伯昌順治丙戌

人侶鸞舉順治己亥直寶玉紘康熙丁未山茆薦馨康熙己未

探花浙江康熙乙丑江戰殿邦康熙乙丑山雒倫

長興人康熙乙丑江戰殿邦康熙乙丑山雒倫

康熙甲戌河康熙乙丑江戰殿邦康熙乙丑山雒倫

震雍正甲辰直緱山鵬乾隆甲戌陝拱翊勛乾隆丁丑廣

侍朝乾隆庚辰江粘克昇乾隆戊戌福要問政乾隆甲辰

人諸人光緒丙子會試榜有酒龍章直隸人其以異域取

名者滿人有喀爾喀康熙辛未翰林其名類閭秀者廣東有佘豔

雪康熙己未翰林

天地君親師

俗以天地君親師五者合祀比戶皆然案禮禮運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大戴禮禮三本篇云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荀子禮論篇略同又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是也地有三形高下平是也人有三尊君父師是也俗禮當本此劉蕺山人譜云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云云晚年生文康公觀此則宋時已有此禮矣今國子監大堂後壁大篆君親師三字不知昉自何時

經史數目語

主勉夫野客叢書云史傳間有折計數目之語如七八五十六見馬融三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見顏率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二十六見魚經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見考異郵又三三得九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七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十八並見子夏語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見北齊謠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肩吾語又出後漢周澤傳注予案二八十六二七十四見大戴禮本命篇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見大戴禮易本命篇又考工記之堂脩二七亦此類



元旦立春

本朝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一日戊寅卯時立春乾隆十八年癸酉正月一日立春三十七年壬辰正月一日立春嘉慶十五年庚午正月一日立春道光九年己丑正月一日立春九十六年而五見元日立春則諺云百年難遇歲朝春之說未足信

州縣官加俸

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劉繼莊廣陽雜記云有明時州縣之官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强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

今鑑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最爲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於是雜役之派有倍於賦稅者矣上之人於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顧亭林曰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於趨迎精神殫於餽遺希鞬鞠踞東西奔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躡薦臺省不者輒以他事中傷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人官者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知不可得竟其難四旣責其撫循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旣戒其貪墨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此數條深悉爲令之苦先大夫任泰順令時書諭不肖兄弟曰無不可事之上司無不可

化之百姓持身苟廉潔卽墨吏亦必我慚居心苟仁明卽頑民亦將我感但視自立何如耳又曰作令而計缺之肥瘠路之遠近可謂失其本心

治民如絲

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之治絲也曰亂者必斬二者參而用之是在因時制宜

讀律

東坡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因當日安石用商鞅之術作新法以禍蒼生士大夫承其風旨專習申韓家言以干進故東坡詠此譏之其實律何可不讀也

陸桴亭

世儀

思辯錄云薛文清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

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愚謂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

家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矣  
況居官而讀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昔陸文量公嘗言國  
家當設宰相及讀律令有以後官員人等有妄言請設立  
丞相者滿朝文武大臣卽時執奏將本犯凌遲處死不覺  
失色因歎居官不可不讀律令今之學者柰何忽諸王蘭  
泉先生昶與汪容甫中書有云 本朝六官沿明之舊實  
本之周禮圉丘方澤之祭亦法之春官朝踐爲祫移之於  
歲暮饋食爲禘用之於升祔祠禴烝嘗四時之祭定於四  
孟不復筮日其餘隨運會之變而稍加損益焉是猶周監  
二代之意耳士民之禮著於會典詳於 大清通禮頒在  
禮部未及通行各省則禮臣之咎也昔何休注春秋率舉  
漢律鄭君注三禮亦舉律說此窮禮好古之則也予案邢  
昺論語疏亦引宋律今人於會典通禮律例等書視爲俗

學不知所謂不俗者何學也

古語所本

荀子王制篇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後漢光武之反側子本此慎子不聰不明不能王不聾不聾不能公劉熙釋名首飾篇里語曰不瘡不聾不成姑公宋何尚之對文帝唐代宗引諺語皆本此尚書大傳大戰篇曰罵汝毋歎唾汝毋乾毋唾毋乾是謂艱難婁師德訓弟語本此

熊張兩相國語

赫赫科條袖裏常存惟白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熊文端相國賜履聚奎堂聯語也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暮夜看張文和相國廷玉丙戌閨中對月句也司文柄者不可不三復斯言

驪山老母

崇文總目載陰符天機經一卷注云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雖略鈔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唐書藝文志通志略及文獻通考俱載之又載驪山母傳陰符元氣一卷注李筌撰太平廣記十四卷引神仙感遇傳尤詳乃知俗伶演唱亦有所本未可盡謂無稽也

### 秀才

秀才兩字最古亦最不易副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秀才二字始見漢朝設科入高等武帝本紀儒林傳俱有秀材異等賈誼傳吳公聞其秀材云云此最著隋開皇時杜正元舉秀才試策高等時海內惟正元一人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

司以策過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尙不得爲秀才刺史何  
忽妄舉此人素志在黜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  
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  
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  
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時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而正  
元一門三秀才弟正倫正藏隋史正元有傳此事附詳杜  
銓傳後

### 圓光

幽明錄云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兆可見否澄令童子  
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旃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  
掌內晃然有異澄問有所見否曰惟見一軍人長大白皙  
有異望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其年果生擒曜今  
歲子鄰有失物者延一術士云善圓光法其法令失物人

齋三日屆時術士焚香取盃水而呪蘸水向掌中研之令童子視其掌內燦然有光問有所見否則掌內見山川屋宇并竊物之人衣服容貌頗不爽但先約誓知竊物爲某人不能令誣及他人而已不能更向竊者索所失物并毆詈爭訟也否則應誓頗重南方人亦謂之照水盃或云其術亦不甚驗但心疑某人竊物則掌內見某人不必眞爲某竊也然則爲術亦微矣閱幽明錄知此術自晉時已有之但微有異同耳

百中經

百中經今世命者所恃以爲鴻寶自宋時已有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算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上一數去逆行間一位是



第二十下倣此則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數除之先除三六十八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四百又除六九五百四十剩三十三數自壬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位則旦日爲甲戌他倣此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卽是後九年前一月旦日毫髮無差乃知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 鷄卜

鷄卜雖巫人小術然最古漢元封二年平越得越巫適有禱祠之事令祠上帝祭百鬼用鷄卜明末鄺湛若露赤雅云鷄卜以雄鷄雞執其兩足鷄匠焚香禱祈占畢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用線束之以竹筴插束處使兩骨相背端執再祝左骨爲僂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事也視兩骨側

所有細竅以小竹筵長寸許徧插之斜直偏正任其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直而正近骨吉曲而斜遠骨凶此蠻獠土司中所行之法未識卽漢巫遺術否峒獠謂巫曰瑤旼又有所謂卯卜者獠人專以卜葬亦鷄匠司之

借用語可笑

語有借用而極可笑者如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今改云貧窮則親戚畏懼富貴則父母不子言窮則親戚恐其求貸趨而避之故畏懼富貴則父母亦優待之異於羣從故不子家貧出孝子國亂出忠臣今改云家貧出忠臣國亂出孝子言家貧則艱於資斧不能歸只得留身供職故云出忠臣國亂則人人引退非託辭歸養則藉名迎親故云出孝子

維摩同字

賀知章字維摩梁昭明太子小字維摩同取釋氏維摩詰居士以爲字耳如高菩薩呂羅漢吳悉達穆提婆高力士皆取釋氏名六朝及唐人最多

茶園聯語

鮑西岡 鈔 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惟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其次則查家樓月明樓此康熙末年酒園也查樓木板尙存改名廣和又慶樂茶園對聯云大千秋色在眉頭看過翠暖珠香重游贈部五萬春花如夢裏記得丁歌甲舞曾睡崑崙詞頗沈豔或云是明末故官入 本朝者所撰

朝奉

徽州人相稱曰朝奉方回桐江集有村老呼予老朝奉之句小說凡稱富翁曰員外見洪文敏夷堅志蓋始自宋時宋史職官志九朝奉郎員外是朝奉郎員外也醫士曰郎

中夷堅志乙編有趙三郎中又曰大夫夷堅志丁編有張二大夫今則南呼曰郎中北呼曰大夫蓋古醫師皆隸於官今京師太醫院各省有醫學官故俗從其美稱也鬚髮人呼待詔據黃省曾吳風錄則始於張士誠茶傭稱博士則見封氏聞見記蓋自唐已然

水可生火

道光癸卯三月艤船巴河屬湖北蘄水縣見土人於水起旋渦處用泥圍之作小鑪狀留一眼如拇指大能出火以紙試之輒然入夜火焰高出一二寸似煤火但微絳而不紅且須先時用水注滿水竭則火亦不然此殆卽山澤通氣之理而成澤火之象也

凶宅

京師有四凶宅都人相戒不居不信者立見禍敗案宋書

王僧綽傳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  
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  
秀宅皆以凶終復給臧壽亦頗遇喪禍故世稱爲凶地僧  
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  
居而敗可知此等忌避自古有之

### 船稱艇

朝野僉載云唐嶺南首領馮子猷入朝太宗問將金幾許  
來曰一艇上嫌少乃一艇船也新唐書作載金一舸案今廣東尙稱  
船作艇如快艇橫樓艇紫峒艇之類俱不加船字艇古字  
艇則俗字也

### 鄒

吾鄉謂有村氣不冠冕者曰鄒不知何解案宋朱新仲  
猗覺寮雜記云俗以富爲鄒不知何義亦不知用何字則

知此字不始吾鄉且不始今日

### 碰釘子

俗以干求不遂及遭呵斥者謂之碰釘子案王實甫西廂記寺警一折有云我撞釘子將賊兵探知元時已有此語  
盛水器

凡水貯銅錫甕后各器中可歷久木器中則滲惟冰雪水相反貯木器可久貯金石甕器中則易滲

### 蒲留仙後身

柳崖外編平山徐昆后山所著相傳此君爲著聊齋誌異蒲留仙後身初徐太翁敬軒寓金家莊年四十三無子祈夢小峨嵋山夢至一境垂柳映清泉一老儒至手執蒲葉彷彿聞聲曰此汝子也次年舉一子周生天微雨徐公倅莊門看雨客有踰垣冒雨而行者翁識爲讀書人邀諸家

見堂設几筵問故曰兒子周歲也請視抱出見之而笑客  
問莊名曰是矣是矣公之子吾之師也問故曰吾師蒲柳  
泉積學而沒在去年此日有句云紅塵再到是金鄉吾徧  
訪金鄉縣不可得不圖今日遇之翁亦述夢中老儒形狀  
果與蒲君無異自是人傳其事云博陵李宮李 金枝 作外  
編序中所述如此李君時年七十有二遇徐君時年甫十  
五師生再世相遇復爲序外編一書可謂奇緣然外編爲  
文闢茸拙俗較之誌異不啻雅鄭之分豈文人慧業墮劫  
一層卽減去慧根大半歟

### 風報

余鄉謂狂風起爲風暴凡舟行者尤悉之其發有期如正  
月初九爲玉皇暴三月爲觀音暴九月爲重陽暴之類初  
謂用詩終風且暴之暴字狀其狂惡故亦有不稱風而單

稱爲暴起者案遜齋閒覽云閩中泉福興化三州瀕海每歲七八月多東北風俗號癡風亦名爲報風袁質甫引此謂余鄉有颶風但初來聲勢頗惡與三州不異人家卽日報起矣有頃則亦蜚瓦拔木無所不至所謂報起者卽颶風也據此則吾鄉風暴字亦宜正作報

四大三大

南史宗道暉好著大屐冀州人語曰顯公鐘沙門名宋公鼓

宋德太守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今京師亦有四大喇

嘛勢力大相公優伶之稱情面大損行損大翰林院字大庶常名陳

也俗稱直隸有三大滄州獅子景州塔眞定寺裏大菩薩

士子妄用先達名

李赤之慕李白黃居難之慕白居易則仿其名司馬相如之慕蘭相如長孫無忌之慕何無忌則直用其名至梁太



常丞虞舜北魏都督曹仲尼唐武后時拾遺魯孔邱直取  
古聖爲名極屬狂悖 本朝康熙時有侍衛名狼暉者兩  
字全用古人又有士子用時賢名被斥者張公廷璠視學  
江蘇按試通州時廩生張士英文頗佳公賞之擬取作拔  
貢以其名犯其先相國文端公諱命易之生不達其旨因  
自請將本名去一士字單名爲英公大怒曰先相國大名  
彪炳宇宙婦孺咸知何物狂生謬妄乃爾卒黜之張乙舟  
師錫謙 試長沙有王姓童生名步青公點名時至某童卽  
起立曰既是罕皆先生係文壇先輩何敢屈來小試命吏  
役扶出之一時稱快

### 外婆

北俗呼外祖母曰老老吾鄉呼外婆案容齋四筆陳恭公  
弟婦對恭公云只是外婆不樂又案本願寺唐開元九年

石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碑陰題名像主劉康爲外婆供養是外祖母稱外婆唐宋已然

### 整病

吾鄉請醫治病者不曰治病曰整病案唐吳德鄴自廣州監軍歸朝舊患足疾全愈帝問之德鄴具爲帝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整則整病之說自唐已然

### 掉書袋

凡人摘裂書語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文亦謂之掉書袋此三字見馬令南唐書彭利用傳利用自號彭書袋傳中所載掉文處真堪絕倒傳有云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螺渚其僕常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爲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侮慢自賢故勞心

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滅私撻諸市朝在汝自西自東以邀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每於宴語必道此以爲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寵多不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餬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之曰自寬哀感冀闋喪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思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獻歎弔者於是失笑會鄰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

小年

吾鄉稱臘月二十四日爲小年案古稱小歲唐志及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徐爰家儀云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日爲小歲賀稱初歲福起罄無不宜正旦賀稱元正守慶百福維新小歲之賀既非大慶禮止門內

廣東雜述

道光丙午薄遊粵東淹留三月耳目所及間有撰述日記中間存數條錄之

氣候多煥而少寒雖隆冬祇如北地十月重裘數日在彼地號嚴寒矣冬稍霽卽易綿袷蚊蚋不斷海風勁能病人吹頭目作痛盛夏一雨卽涼可易袷諺所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也

冬無雪韶以北間有之漢章帝時議郎楊孝先字嘗從洛

陽移松柏種宅前冬雪盈樹人皆異之目其地曰河南今  
珠江西岸也一雪爲異千古傳之諺云天蠻不飛雪樹蠻  
不落葉人蠻口流血土人食生檳榔以葉裹蒟醬嚼之汁  
紅色如血東坡詩云紅潮登頰醉檳榔卽此

城坊井水皆鹹不可食居民日汲於粵秀山下曰山水水  
清冽而甘相傳其下產琉璜粵土性本燥琉璜助之故客  
游者多病熱必服大涼劑始解曰癰曰疹熱病之尤者失  
治輒不起遊其地者宜節食寡欲語云可飲卽時酒莫吃  
申時飯又云莫起早莫喫飽莫討小反是者病弱者死  
由宜章入灘河一二里爲楚粵分界過平石則下六瀧矣  
六瀧韓瀧金瀧白茫瀧垂瀧梅瀧腰瀧也灘河船最小號  
單船下瀧船稍大底用松板輒薄而勁耐石戛路曲水激  
白石齒齒齧波如怒下灘慄迅舟師持篙若勒駿懸坂審

而後發稍縱觸石碎矣上瀧力稍艱水淺時舟人揭行瀧中扶挽以進韓瀧以文公過此故名岸有寺祀公及漢馬伏波周所有碑稱自漢孝廉由尚書郎遷桂陽太守周公鑿石導流行人無患功似不在禹下云云案葛洪神仙傳成仙公傳內云府君周所有知人之鑒案仙公後漢時臨武人正隸桂陽郡也碑缺不具六瀧古名五溪在五溪間此武溪水出衡州臨武縣之桐柏山水經注可證與伏波征蠻之武溪無涉卽文公當日聞瀧吏言由翁源度嶺至潮亦未下灘也然一路巖灘泛漲岸樹交陰山碓水舂田車濤捲小舸呖軋拍浪縈澗牽綴一二古人藉潤詩囊未爲不可惜近年粵中販鴉片煙者率由此導陸入楚土匪聚羣邀劫曰幫匪彼此鬪殺常數百十人始劫煙繼不煙亦劫盜竊充斥楚粵道梗客船聯檣晝進惕惕戒備終夜

靡息無暇流連光景矣

天下盜多健兒善搏擊攻刺之術廣東不然擔於市釋於野漁於澤或招之曰發財則買買然從之分贓一次後不招亦往矣緝而訊之供無諱死無悔以火器勝以眾強其魁皆亡命拒者死故旅人畏之盜始肆於潮於惠既於韶於廣州之邊邑若英德清遠三水近且於省河之花地於省城之東關並及城廂內矣入市攫金踰垣肱篋常也厥盜良水劫舟陸劫囊橐貨不足劫人贖以金踰期不贖者死劫官劫官之眷屬贖金倍於常人劫摺弁火其摺衣其衣弁與抗刃之盜至此無不盜矣

粵人好博博之術多途曰番攤館攤錢爲戲設館招客如列肆然曰花會闌千字文中二十字射之中者數十錢可得數百金以次遞減至百金數十金不等曰闌姓射闌中

榜花各姓文武大小試皆有之惟秋闈局最大全中者可  
得番錢萬列廠投票官役日權稅焉時自旦及昏人自土  
庶男女老幼無弗博者妓館與鬪鬪櫛比在陸者曰花林  
在水者曰花船以木架屋居之曰寮由省河而下爲水西  
角爲銀硃街爲大洋幫爲小洋幫爲沙面沙面其最勝者  
置船作行廚小者名紫峒艇大者名橫樓船極華縟地衣  
俱鏤金綵他稱是珍錯畢備一宴百金笙歌徹夜風沸濤  
湧同鄉方小巖縣丞宦其地云曾按籍稽覈自虎門至會  
垣妓館凡十萬家趣窮之具聚盜之囹率斯二者顧游民  
仰給不下千萬人積重之勢良有司不能挽也

妓與博之外致盜者又有二焉一由鴉片煙之禁初禁煙  
時販者法最重故搶煙者人不敢報官亦不詰也利重而  
無法民遂惟盜可樂聚黨劫奪不煙者亦以煙誣之官雖



治無及矣一由壯勇之失業英夷犯順大帥招練壯勇率  
游手白徒人習軍中殺人越貨一旦散處不農不工結習  
未忘互相嘯聚欲盜得乎粵盜之難治者三海外可逃  
一也內江支流過多出沒無定二也捕役兵船爲之助爪  
牙張耳目三也東角西角海珠寺三礮臺品字排列鎖鑰  
全江天設之險澳門嚴其屏障虎門固其藩籬控馭有方  
災何能逞故粵之患不在外而在內

粵東致富較易於他省有果實之利有魚鰕之利有蠶桑  
之利土脈肥田隙山凹皆可栽種不必園圃也地氣暖秋  
藏冬斂皆競華實不必春夏也人力勤紅女幼童皆事蠶  
藝不必丁壯也果實利最厚蠶桑次之魚鰕大者鮮者售  
於市餘作鮓供日食其利豐其用嗇也人性樸而質悍得  
其死力糜醢不悔南方之國富強可用蓋無逾此矣

奇器多而最奇者有二一爲畫小照法坐人平臺上面東  
置一鏡術人從日光中取影和藥少許塗四圍用鏡嵌之  
不令泄氣有頃鬚眉衣服畢見神情酷肖善畫者不如鏡  
不破影可長留也取影必辰巳時必天晴有日一爲藥雷  
木匣一徑尺餘寬數寸內藏藥水外置木柄二鐵絲繫之  
人左右手握其柄則周身震動雖力大者不勝放一手卽  
止置三人其前左者握左柄右者握右柄中一人以兩手  
挽二人手環守之則三人俱震動以次加至十人百人皆  
然能治風癱諸疾

今照像法中國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  
其製藥必自外洋鏡亦如之有高下數  
等

錐水合金鎔液鍊之可裂金石英夷犯順時奸徒與通  
者用少水畫於礮上故我兵放礮多裂也

### 廣東花縣

廣東花山與峒人接壤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王黃湄又  
且於康熙甲子歲以戶科給事中典廣東鄉試比還朝  
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朱竹垞嶺外雜  
詩有云新開花縣壓層巒羣盜停探赤白丸不是邵陽王  
給事滇陽行旅至今難卽指此事然咸豐朝粵寇之亂盜  
首最悍者大半花縣人其寇風尙未革也

### 夷俗

雲南雲龍州土夷三種曰擺夷曰阿昌曰蒲蠻其地不知  
歲月耕種皆視花鳥梅花歲一開以紀年野靛花十二年  
一開以紀星次竹花六十年一開以紀甲子名杜鵑花爲  
雇工此花開則宜耕也十一月梅開賀新年及明初段保  
爲長始教人識字如借貸書契必曰限至某花開時或曰  
某鳥鳴時其舊俗也見本朝王鳳文所撰雲龍記往

夷語

獼夷謂菩薩爲曷末畜牲爲葵弄光棍漢爲固固獨女爲結媽姑娘爲阿苴大哥爲兔莫阿狷謂寡婦爲聊毛飲食爲作作天人爲阿彌

越南語

越南國人在外稱其王曰茄希音呀護王家也駙馬曰茄奇音呀家猶稱大家也

物相制

物性相制如蛇畏蜈蚣蜈蚣畏蜘蛛蜘蛛畏蠐螬蠐螬狀如蘆蜂身五色相間凡蟲皆畏蛛網惟蠐螬能入網中蛛遭螫立死以井旁土敷之可愈顛當似蛛而小喜依門隙及階下結小網如繭自伏其下有蟲觸之則回身擒入網中亦畏蠐螬蠐螬或觸其網顛當誤以爲他蟲擒之轉遭

螫焉古諺云顛當顛當牢守門蠚蟥入戶無處奔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白蛉 蠍

北地入夏多白蛉較蚊小而善嚙若元微之蟲豸詩序所稱浮塵者蓋蠍蚋之類曰白蛉以其色也蠍螫人最痛生半夏敷之立愈亦云取蝸涎塗之見物類相感志雄蠍螫人祇患處痛雌蠍則周身痛凡遭蠍螫或呼娘痛益烈俗謂蠍生子後母卽破腹死故也有一種火蠍色紅視常蠍差小螫人立死不能救然不常見有火蠍處冬雪不集其上考魏志華陀傳彭城夫人夜之廁蠍螫其手陀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則溫湯亦愈蠍螫又上巳日挽柳作圈帶之免蠍毒見唐景龍文館記通俗文曰長尾爲蠍短尾爲蠍

虺

馮吾園宗伯師芝云在河南見一物如俗所戴緯帽纓間之土人則虺也或以竹竿戲之自臂腫至徧身立斃蓋毒從竹上傳入也案博物志蝮蛇秋月毒甚無所蜚螫齧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卽死人採樵爲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蓋卽此物又案本草蝮蛇形不長頭扁口尖身赤紋斑亦有青黑色者人犯之頭足貼著卽此形狀爾雅釋魚蝮虺博三寸首大如臂陶隱居曰虺形短而扁毒與蝮同埤雅云蝮一名虺故俗但呼作虺也

龍鬬

道光辛丑七月初一夜江甯句容縣大風雨雷電交作江水沸騰居民聞半空搏擊聲從電光閃灼處窺之隱約有兩龍挂雲表互相攫拏是夜濱江居者人與物盡捲入江

次日屍骸浮沒波流居人雇人分撈擇一大阮聚瘞之一  
漁人網於江起網時重不可舉邀數十人力舁而上獲一  
木櫝甚巨發鏞啟視則兩垂髻女死其中面如生身各有  
繩牢縛之稟官官無從查究亦命瘞於阮內其邑孝廉唐  
魯泉治有五古一首紀事云七月一日夜大江龍鬬爭風  
雨拔屋去棟桷負屍行一漁網擔櫝十漁舉勿勝啟櫝忽  
闖然兩女顏如生年多十五六各各縛以繩城中好義子  
草山爲深阮阮但異男女不復問縱橫一緡買一尸一阮  
累千緡嗟哉造物怒痛矣中路聲

### 鰥魚

道光甲午年江南海安廳地方潮漲逾常時旋退去一巨  
魚死岸上長十二丈高四丈兩目似新抉去者血流成渠  
兵目梅貴踴至魚脊上視有朱書云此鰥魚一千二百年

傷人民云云以下字模糊不可識土人取其一肋餘留岸  
側一夕仍爲潮擁去相傳其地南北兩尖之間爲黃河入  
海尾閭此魚數爲患土人禱於天后故神誅之鱗見亭慶  
河帥取魚肋置淮安太平河之天妃廟中勒石記其事天  
妃廟俗呼爲奶奶廟癸卯歲予至其地見魚肋尙存長一  
丈土人言魚肋凡三十六根此特其一云



思益堂日札卷十

長沙 周壽昌 自巷

約言

聚螢百斛不能扇燎原之燄縮潦一酌不能藏吞舟之鱗  
故理圓於所達勢窮於所受

兩金於途刑之而必爭積金滿家示之而不敢取故分之  
所在小人制於其名君子安於其實

同其心者可異事異其心者必不可以同事一其心者可  
應萬人萬其心者必不可以事一人

溺者入水救溺者亦入水盜者殺人治盜者亦殺人迹一  
而心二也全義者幸其死全仁者幸其生濟饑者予之甘  
濟病者予之苦迹二而心一也

萬物監於水而不疲水焉萬形灼於鏡而不讐鏡焉應之

者無心也是以君子有好惡無臧否

風之發於竅也騷騷然刁刁然調調然其於草於木於石於塵於水於日月於四時於天地自終終之風一也聲萬也自始始之風萬也竅一也物萬於一生欲萬於一情慮萬於一心理萬於一誠斯存存而弗存而無弗存

情根於性而賊性欲孳於心而戕心文毓於理而歧理故性性者情無溢心心者欲無害理理者文無枝

利一者害半之利十者害敵之利百者害倍之利千萬者害十之一利之聚百人十利之聚千人百千萬利之聚無盡人游利之昧害也譬游景之昧塵也故枯餌之釣無集鱗沃湯之膏有宿蟻

火生於木而焚其木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冰仍水也火仍木也故滴其質者戕其本

事不事心不心而道紛矣事其事心其心而道存矣事無事心無心而道神矣

仁欲之藉也義利之飾也名其實而仁義爲天下望故君子惡襲

急名者無實急功者無才急道者無學急仁義者無養庶乎用晦而積深乎

人有師乎師聖聖有師乎師物物規之聖倪之故聖神人二之物一之故物純

聞義而悉利者跖之徒也口義而身利者跖不足與徒矣孝弟可學乎曰僞孝弟無學乎曰陋夫以孝弟學者也非學之者也

五色之絲目之者昧采而手知之持之也九幽之室身之者匿影而耳迹之聲之也君子志以持心辭以聲志

小智者大智之棄也不智之役也君子之察察也毋甯小人之汶汶

一變之割精之可以薦俎百牢之饋敗之不足以賑餒爲學者亦然

物昂貴例乎曰植植漓巧巧漓事事漓矩矩漓質故植也者物之蠹也大匠之材無植物大人之治無植政

賞必而罰信而可以將乎曰賞不之於下猶無賞也罰不之於上猶無罰也

勇生忠恃生勇恃仁者無敵恃義者無敗恃技者無懼恃器者無餒恃眾者無勝無恃者無生

仕之患也酷無酷賄無賄曠無曠諱盜以獎奸寬殺以誨暴而用酷乎匿災以責稅懸獄以待曠而用賄乎竭私以弛公勤役以荒野而用曠乎夫古以是治也今之以是飾

也噫

選士以行則賢也選士以文則賢不賢也雖然言以審辯  
繁以察智忍以衡仁艱以程節賄以覘守文也何害乎  
水旱盜賊危亡禍亂言之忌也事之疾也心之藥石也曰  
警則心瞿心瞿則力振故友不飾於士則學修士不飾於  
大夫則政舉大夫不飾於君則民泰和

西施之噴出而惑其國東施躡者則唾矣夫東施之不美  
非曉也然自以爲躡弗若也故曰自知者非其知之者也  
伏莽布機先之者生後之者死積薪蔽火其燎未燭則曲  
突之言罪也惡乎其豫不祥也

雨露窮而水潤日月窮而火煜經者聖人之心也非所以  
心也心窮而經出焉

明不可以殫色聰不可以殫聲殫色者昏察殫聲者罔聽

一芒之眩不見泰岳一塵之室不聞雷霆太上有之曰惟閭惟塞周於無極

楚卿子爲將老矣漁於河或問將曰不知問漁曰三年矣而始敢聞也始吾漁也網以千鈎之絡餌以八珍之味釣之百罟之十絕流而取之三日魚集矣鯢掉尾於中而弗勝也破防而羣遁釣者驚折竿墜於河旣壹術而用之網以網釣以釣日一條焉而不給也退而毀吾網弛吾釣上流而居毋迫毋紆疏節以爲網直鉤以爲餌來吾逆之往吾逆之需其急勤其懈蓋蛟鱗之不吾有者希矣

韓范逝而有宗李韓岳逝而有吳虞北宋之猶可南也人也汪黃死而檜後之韓賈生而檜先之南宋之終不北也天也

古人僭擬經者馬氏融揚氏雄融之說也膚雄之說也誦

蓋其人大節曠矣故曰言者心之聲

拙生智巧生窒甯武子之愚也不可及也臧武仲之不要君也吾不信也

郭璞之不保於生也京房之不保於死也數而莫之避也烏用乎知之也

智也者學之事也非學胡智也學也者智之事也非智胡學也

堂高廉深達之以文匪爲一身也金寒石泐永之以筆匪爲一日也鰭乎黯乎而龍比乎遷乎固乎而南董乎嗚呼古之人乎

星五於天嶽五於地官五於人兩其目二其耳四其支口不一斯不口矣心不一斯不心矣故道之妙曰肖

漏脯以振饑非不飫也而生殞之矣襲衮以禦寒非不煖

也而法羅之矣故君子不隕節以干榮不詭道以徵譽

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火煜其不及而德鈞乎日火一用萬芸生利蒙時滅時揚人劑其通時熾時烜人尸其功惟火柄於人而日月其窮是之謂大造無造化工不工

文質者其人之自然者乎氣也精神也質也無質之質也氣之於言詞也精神之於功業也文也無文之文也故曰文無文無朽文質無質無傲質

舜冠而跖行眾弗之跖矣顏令而魑虐眾弗之魑矣故刃人而瘞其觚未爲不仁也剗鐘而揜其耳未爲不智也

右約言三十九條壽昌二十歲以前所著始凡數百條羅竹青秀才鈐見之諷曰君乃欲著周子乎似可不必遂恣然自沮不敢示人間時刪薙約存百餘條郭筠仙侍郎嵩燾同館王方伯署中瞥見之頗有欣賞處爲圖



數條道光丁未攜之京師間又刪去數十條凌荻洲工部玉垣極嘉許之曰吾代君刪定何如工部時與胡光伯侍讀焯同寓光伯又刪去三條今所存皆工部所定也橐久不存亡兒淪蕃從敝書中檢出寫入日札中既數年矣今春徐壽蘅避尉同年樹銘見過予取此書呈教數日後廷尉問曰日札中約言是何人著精警博奧殆非近代手筆予乃實告相與大笑嗚呼子雲之知不賴後世仲翔之感良以不憾昔致曾文正書爲此言暮歲復遇廷尉壽昌雖一生作蠹魚可無悔矣光緒九年癸未春暮七十退叟周壽昌記